

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潰

吳 虬 著

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潰

海天出版社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三十日印刷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出版

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潰

著者 吳 虬

出版者 海天出版社

發行所 新光書局
上海白克路同春坊三十八號

經售處 各埠大書局

叁

每冊定價國幣叁角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潰——目次

- 第一章 北洋派之起源
- 第二章 北洋軍人之特性與袁世凱之野心
- 第三章 北洋勢力擴張與辛亥癸丑革命之關係
- 第四章 袁世凱歿後之北京政局
- 第五章 徐州會議與十年內亂之關係
- 第六章 段馮段徐暗鬥與北洋派分裂
- 第七章 直奉戰爭後之三角同盟
- 第八章 盧永祥討曹之失敗
- 第九章 同盟討曹後之政局變化

第十章

北洋軍人誤學袁世凱之總失敗

第十一章

北洋派二流軍人

第十二章

北洋文治派之概觀

第十三章

結論

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潰

第一章 北洋派之起源

一 北洋派之語源

「北洋軍閥」四字，已成近代史上習見名詞，但多忘其語源。緣雅片戰後，滿清與外人約定五口通商，河北江南兩省，向稱南洋北洋，自後兩江總督，爲南洋通商大臣，直隸總督，爲北洋通商大臣，甲午戰後，袁世凱督直，習稱北洋總督，設練兵處，在距天津不遠之小站，營造兵房，後爲北洋軍人發祥地。前清末造，袁開府北洋，憲政黨人，多爲北洋幕府所羅致，遂有以北洋爲政治中心之主張，報紙宣傳，乃有「北洋派」三字出

現。滑稽家嘗言，東洋西洋與南洋北洋，可以囊括世界，中國之兩洋，與外國之兩洋，遙遙相對，或卽北洋軍閥，爲帝國主義者所支持之讖語乎。自北洋派三字，爲世人習見，于是乎北洋大學，北洋醫院，北洋商店，先後出現；最可笑者，北洋武人，類多出自輿臺，故僞俗鄙野之笑史，層出不窮，北洋元老王士珍與人通函，常用「我北洋團體」之句，王占元在公庭廣衆中，自稱「我們北洋派」，並不知此係私人黨援之名，決不宜自承，更不應見諸正式文牘也。北洋練兵之始，聘德人爲教授，軍法部勒，號稱嚴密，其練兵精神，並非無可取之處，祇因後來袁氏欲化國軍爲衛隊，故極力拔差弁爲軍官，常對人云，「到底不識字的人靠得住」，不料彼輩飢附飽颺，等于鷹鷂，毛羽稍豐，遂謀獨立，段馮先後離心，曹錕，王占元，陳光遠輩，雖平日以小站老人自炫，亦漸不爲袁所用，洪憲一幕，僅

僅八十三日，雖政治外交，各有失敗之理由，而彼輩不識字，仍然「靠不住」，確非袁所及預料矣。

二 北洋練兵之動機

袁世凱練兵，動機起於對外。甲午之敗，袁氏在高麗，受重大激刺，回國不敢遽謁直督李鴻章，託人先容，李以父執口腹，謂此子有胆可造，袁大喜入見，稟對稱旨，漸蒙青睞，李臨終遺摺，據于晦若先生自謂係彼手筆，奏保袁氏考語，係「足智多謀，規模宏遠」，因有後來之地位，其取得軍權，亦得力此奏。蓋清廷以李係夙將，向稱「知兵」，奏中又謂環顧海內，惟袁能繼臣之後，清廷以袁繼李，意在集李之「淮軍」舊人，練兵圖強，後來袁植私黨於新軍，漸爲舊軍人所不喜，媒孽于滿族，謂袁有異志，鐵良以兵部尙書，採用良弼之說，謂泰西各國，軍權皆集於中央，

實在防袁尾大不掉。詎袁多方結納，自固權位，一面羅致東西洋陸軍學生，資爲爪牙，效王莽謙恭下士之術，息管蔡流言之口，卒能操縱軍諮府，（即參謀部）陸軍部，運用自如。至光宣之交，各省督練公所，均受命於中央，公所總辦一員，例由中央簡放，出身十有九係留學生。辛亥各省獨立，洛鐘響應，儼如盟約，固有其他原因，而督練新軍，多用留學生，就清廷私利害論，誠受袁術騙。但辛亥改建民國，民黨反利用北洋軍人，而彼輩當時並未覺醒。當年袁氏利用革命勢力，固曾收效一時，至今日民黨勃興，北洋何在？全盤計算，袁實全輸，彼擁兵自衛，終於自殺。可見奸雄與英雄之別，即在公私二字，袁雖老獪，終致慘敗，最後勝利，仍是一「天下爲公」，吾人觀北洋成敗小史，於此點應三致意也。

第二章 北洋軍人之特性與袁世凱之野心

北洋軍人，多係卵翼於袁世凱，才質駑下者居多，對上祇知服從，不敢有所主張，蓋北人對長官之忠，非發生於公的意識，全基於私的情感，服從之外，更有『報恩』的觀念，牢不可破，祇要是『恩上』，或是『恩憲』，無論是否『亂命』，亦須服從，意謂不如此則為『忘恩』，受同人道德責備，此北洋軍人之共同心理，即此可見牠是私的結合。因此所謂『黨』的意識而亦無之，彼輩習聞學究所謂『羣而不黨』之說，常對人自道，『我什麼黨也沒有，我是良心黨，我良心覺得合勢，就辦，不合勢，就不辦』，總之服從，報恩，不黨，三個基本意識，可以為北洋軍人思想之結晶。由此不正確，不澈底思想，見之於行為，故與時代潮流，愈趨愈遠

，卒不免爲時代巨輪所碾碎也。北洋軍人結合之膠質，既在一私字，故甫有團體雛形，便生裂痕，辛亥以前，滿人鐵良，擬表功於清廷，示威於中原，因有『彰德秋操』之舉，袁派與鐵派之暗鬥，便顯著於此時，王英闔正爲鐵所眷，段祺瑞原爲袁所拔，段王之間，時起暗潮。王於新軍爲門外漢，得幕僚朱子勤之助，成績在秋操總講評中，頗稱良好，段忌王得助手，設法調朱入軍校，帶原差原薪上學，王代白於鐵，鐵謂不要理他，嗣後辛亥事起，袁復出山，王英闔卒抑鬱以死，此王卽當日所謂『王胖子』是也。王氏在北洋軍閥中本無藉藉名，但其家庭歷史，與北洋要人之升沉有關。王之妾孫氏，卽係後來開府江南之聯帥傳芳之胞姊，聯帥年未弱冠，家貧不能自存，隨母投靠其姊於保定，王始峻拒，謂她是金錢購來，不配與我講親誼，經人代爲緩頰，（或云卽孫之同鄉朱子勤）始收爲馬弁，嗣

因其伶俐活潑，飭令伴王公子讀書，稍長以官費留學日本士官學校。畢業後，不認親戚之王胖子早沒，鄉親王占元督鄂，孫往歸之，由參謀而旅師長，而聯帥，竟敢在德安龍潭兩地，與革命軍作殊死戰，一生歷史，成於兩王，亦奇遇也。王占元在袁世凱心目中，原視同草苞，任意踐踏，略無愛惜，二十一條問題，尙未結束時，王受幕僚張跛子之愚慫，通電有所主張，袁覆電大罵不留餘地，并通電各督軍知照戒彼輩勿妄言，蓋彼時袁正規劃帝制，已層以『軍民分治，軍人不干預政治』之說，箝制武人，此種『有私心的公話』居然在北洋軍人中，能收一時的作用，彼輩頭腦，如此簡單，設袁能永年，北洋歷史劇，或增加若干幕，亦未可知也。

第三章 北洋勢力擴張與辛亥癸丑革命之關係

一 段祺瑞請願共和黎元洪倡軍民分治

北洋軍人聯名通電，發表政治主張，自辛亥九月段祺瑞領銜爲共和請願，始開其端。此事內幕，係袁世凱利用革民黨，取得清廷政權之一種手段，並非北洋軍人對「共和」真諦有澈底了解，但段氏政治地位，由此提高，當日清廷愚闇，受袁壓迫，歸政於民，得「優待條件」已覺萬幸。袁喜其技已售，乃視爲獨創之錦囊妙計，授意各省都督，贊成自己「一想情願」之政見，首被御用者，卽湖北都督黎元洪。所謂「軍民分治」，黎之祕書長饒漢祥四六文章，傳誦一時，實則袁恐民黨兼握民政之權，勢力漸及民間，乃利用黎氏「怕偉人包圍索官」之懦怯心理，嗾使主張分治，爲分布北洋官僚勢力於各省之張本。果也，不及周年，各省革命黨人，至不能立足，鄂人張振武，方維，被黎袁密商誘至北京，格殺於東四牌樓，其

他安徽之黎宗嶽，陝西之張鳳翽，先後被逐，僅有江西李烈鈞，湖南譚延闓，廣東胡漢民，無法收爲己用。袁自恃善後大借款已成，收買政策，大有把握，乃決定用兵討伐民黨，是以有歷史上所謂『癸丑二次革命』。自此革命失敗，北洋軍人，乃得各省之完整地盤，同時種下十年軍閥內訌之禍根，變役成敗，爲軍閥勢力，與革命勢力消長之大關鍵，將來革命史家，當用特筆紀述也。

二 黎元洪被誘入京幽禁瀛臺

袁氏得此意外勝利，確有對外對內種種原因，革命黨人之自身組織不固，實爲主因，他日當另文紀述，茲專就北洋勢力，因癸丑戰役而益膨脹之情形，約略言之。戰後之第一重大史實，卽湖北都督黎元洪入京一事，聞當年召黎入京，係袁黨主謀，彼黨常謂黎性庸懦，大權旁落，恆爲革命

黨人所謂『八大王』所劫持，他有『首義』之大名，對內對外，均足資號召，一旦爲人利用，變生不測，將何以制之？袁趨其說，常對鄂籍某要人云，『宋卿在湖北，我真不放心，君鄂人，爲桑梓計，應速自謀，』某要人云，『先折散其左右軍人，勾結其重要幕僚，屆時不動聲色，密召入京，可保無事。』

袁允一一照辦，擺布妥貼，將黎左右一一安置，黎果然應喚而至，及抵京，則囑令入住總統府，以示優異，實則黎氏隨從，須有公府出入證，意在限制其與鄂籍民黨往來。黎自鄂起程，某民黨與之耳語片刻，頓足痛哭，謂『黎都督進京，此生不復返矣。』迨黎抵京，袁爲除行館於『瀛臺』。此地四面皆水，中有四合屋一大棟，一橋可通，卽前清孝欽太后於戊戌政變後幽禁光緒帝之所也。嗣袁稱帝，封黎爲武義親王，黎拒封，袁崩

，黎始回復自由，世人謂瀛臺爲不祥之地云。

三 武漢革命勢力之削減

癸丑以後，北洋軍人，自認爲黃金時代，各省督軍，十之九係北洋軍系，尤其是長江一帶，爲袁所注意，武漢爲起義名區，共和觀念，入人最深，黎被誘入京，卽時以陸軍總長段祺瑞兼領湖北都督，迨鄂局粗定，便以段芝貴真除。

段來鄂時，袁密授方略，改變湖北人革命心理，實力方面，首先裁兵，凡辛亥八月後以起義有功，升遷師旅長者，早已借黎爲劊子手，先後罷斥。僅一劉佐龍爲碩果僅存，爲民十五革命軍光復武漢時，留一倒吳線索，此中若有定數，至今談鄂軍掌故者，尙不禁滄桑之感。至社會方面，足以轉移民衆視線者，則將辛亥年中和門改稱之「起義門」，立飭復舊，蓋

袁世凱當日有一潛在心理，世人多被瞞過，即袁最惡人談「武昌起義」四字，常謂起義即是「造反」，如人人以造反爲起義，則天下將無甯日。另一心理，謂共和係彼誘獲于清室，鄂人何功之有？常對人云，「華甫（馮國璋字）攻下漢陽，宋卿已逃往洪山，我如不密電阻攻武昌，黎已被俘，都督何來？若云贊助共和，則菊人（徐世昌字）方足以云有功，我亦不敢自居。」蓋徐世昌以相國參預密謀，清廷退位之詔，蓋用御璽，宮中尙有阻力，徐曾以臨機手段，促詔書頒下，免許多生民塗炭。上述袁語，雖係忌民黨成功之私心，然徐氏當日地位上確曾有左右之力，此亦史家之公言，吾人亦未便故爲苛論也。

段受袁密命來鄂，故下車卽示威於輿論，凡稍帶民黨色彩之報紙，卽予封禁，犧牲最烈者，爲大漢報主辦人胡石菴，胡君係明末大儒承諾（字

石莊，著有讀書說，繹志等書，刊載湖北叢書中。先生之後裔，經心書院高材生，爲張南皮所拔取。前湖北省府委員孔雲樞（庚）及余同時被選入院，同住天文算學齋，與胡君共硯席數年，豪飲，工詩文，後以多病不能奔走國事，埋首爲革命文字。辛亥起義，以大漢報敢言，爲漢上言論之霸。段至鄂，訪悉胡君趨向革命，假紀載段與王克琴風流史案，羅致入罪，刑訊慘毒，時人冤之。北洋軍人，與言論界聞人公然宣戰，在當日尙係創聞，外間淺視此事，以爲胡君發段隱私，激怒被禍，容或不免有以文人輕薄病胡者；殊不知段氏此舉，根據袁命，內幕中有重大政治意味也。

四 蔡鐔北上與收復湘川

癸丑以後，國內已經成爲北洋之天下，西南各省，自蔡鐔北上，便失政治中心，袁世凱極稱得手，即派湯壽銘督湘陳宦督川，湯陳非北洋嫡系

，乃辛亥革命後初露頭角人物，袁嘗稱爲北洋後起之秀，簡用伊始，袁黨頗有持異議者，尤以段芝貴反湯最力，袁笑謂段曰，汝用意甚善，但我有用法，可勿過慮。蓋袁因湯之胞兄化龍領袖憲政黨，後名進步黨素以穩健著稱，與宋遜初抗衡，在國會中確能左右一部分人意見。緣湯起家科第，留學日本，憬憧於明治維新，頗欲乘時自見。袁利其有政慾，與黎元洪復有鄉誼，袁囚黎以後，鄂人頗懷怨望，特予湯氏以不次之擢，有和黎，悅鄂，聯湯（化龍）三種作用，箇中機玄，段烏知之。至擢陳督川，却異其趣，緣陳係陳學本侍郎之孫，清末爲川督錫良高等幕客，素有智囊之目，川滇新軍，多其擘畫，蔡鍔等軍人亦多屬舊友，以之督川，如陳始終爲袁用，袁却不失爲知人善任，不料奸雄百計，總有一疎，用湯尙收小效，用陳則適速其亡。洪憲啓幕，湘湯受乃兄化龍及譚延闓之運用，居然獨立

，川陳受蔡鏗遊說，亦中途反正，時人因袁暴斃，戲言是服『二陳湯』致死，（舊醫方有二陳湯之名）可謂諛而虐矣。

當譚湯在上海接洽湖南獨立時，伏後來國民進步兩黨（譚代表當日之國民黨）在國會中攜手之機，湯欲以乃弟加入倒袁，爲聯歡民黨之交譽品，詎湯獨立，廣西陸榮廷，奉軍務院令，已入據衡州，對湘督一席，大動食指，湘人嫉湯屠戶之惡，急欲去之而後快，非譚主謀，湯疑爲譚所賣，又啓國進兩黨在國會中反目之序幕，此屬於政治問題，姑待後論。惟湯陳反袁以後，予北洋派一大教訓，嘗聞彼派中人云『我們總統（指袁）一生用人不錯，惟用兩個湖北佬失着，可見還是要用自家人靠得住。』嗣後北洋排斥異己，日益明顯，在彼輩固自有其自得之經驗。不過後來十年內訌，仍是由吳（佩孚）徐（世昌）密結倒段作俑，直皖兩系，則齟齬以至同

時畢命。

川湘獨立，長江動搖，上海肇和軍艦起義，鎮守使鄭汝成被刺，蘇督馮國璋，鼠首兩端，袁氏大恐，退還參政院勸進表，明令撤消推戴案，旋即暴崩，洪憲一幕，於是告終。

第四章 袁世凱歿後之北京政局

一 北洋分裂之原因

國民黨中人，亦感覺北洋勢力，與民黨原不相容，從遠大處設想，却是利多於害。但北洋軍人，羣龍無首，恐不免魚爛瓦解，故有革命遠志者，主張培養實力，以待北洋崩潰後，起而執政；急功近利者，如張耀曾，谷鍾秀，陳錦濤輩，主張利用國會中之多數黨，（即舊國民黨）擁戴民黨

籍之唐紹儀爲領袖，與北洋派平分政權，此種人物，已失去革命性，故後來紛紛加入反動團體。至進步黨本以攫取政權爲目的，見民黨在國會勢力頗厚，因忌嫉而陰與北洋派勾結，限制民黨勢力。其時段祺瑞因反對洪憲，博得國中好評，爲恢復國會後第一任內閣總理，徐樹錚以名士策士兩種頭腦，爲段策畫，喜弄權術，頑強自負，事事均偏於守舊，與內務總長孫洪伊，極不相能，孫本人因事與湯化龍齟齬，徐乘其勢孤而擊之，負創而去，從此北洋派又增一敵，徐固無此灼見也。孫出京，卽謀制徐倒段之策，乃以鄉誼關係，與直隸派聯絡，間接示意於馮（國璋），馮與段早有裂痕，孫乃運用策略，促馮自成一系，與段爭抗，久之，遂有所謂「直派皖派」之目。

二 湯梁陰謀解散國會

段受徐包圍，漸與進步黨內之憲法研究會（卽世人習稱之研究系）接近，謀不利於國民黨，屢以憲法上『地方制度』問題，（卽集權分權問題）與張谷輩對壘，議壇舌戰，再接再厲。久之，國民黨悟其奸，提議組兩黨憲法協議會，謀制憲速成，用意甚善。詎湯化龍與梁啓超密謀，謂如對憲法意見過於讓步，則民黨他日將謀地方發展，目前亦失黨略作用；乃故意抗爭，激怒民黨；不勝，乃星夜派林長民南下，促各省督軍通電指摘民黨阻撓制憲，由吉林督軍孟恩遠領銜，請解散國會，電文自林手，世人謂孟茶壺（孟係天津審主俗稱大茶壺）條變成法律家，因林氏電文，有許多法律論，文詞亦斐然可觀也。通電發後，各督會議徐州，僉謂國會爲暴民所劫持，共和不宜於中國，主宣統復辟。徐州係張助駐防地，向有『辦子軍』之目，張充會議主席，議畢入北京，密召康有爲入都，宣布復辟。當

日湯梁等促成督軍團，在借軍人之力，斬除民黨在國會勢力，故主張解散國會；不意張勳則利用以圓復辟舊夢，蓋張出身廝養，李盛鐸太史家乳母所生，受清室特恩，官至統制，（即等於今之軍長）故眷懷先皇。當段祺瑞軍攻敗張軍，荷使憫其愚忠，利用外交地位，迎護於危難之中，故未被俘囚。

第五章 徐州會議與十年內亂之關係

徐州會議，爲北洋軍人第一次越軌行動，進步黨與北洋派結合，對民黨宣戰，亦從此開始，由此一大反動集團啓十年內亂之機，如此重要史實，內容決非單簡，彼時余適操業於北京新聞界，恆奔走於津京間，民七之夏，「督軍團會議徐州」之標題，日見於各報，都人閱之驚駭，逆知必有

劇變，果也國會解散，宣統復辟，馬廠誓師，張勳慘敗，議員南下「護法」，黎元洪住宅被炸，倉皇逃津，種種新聞，胥於匝月中出現，真所謂『禍不單行』，大亂開始。

究竟造因之主要人物何人？政治罪惡之總負責者，應屬何人？今也事過境遷，了無牽碍，吾人正可以耳目所親歷，良心所裁制，揭出以告世人，爲異日史家之旁證，或不無些微之助。平情立論，無論在政治上是功是罪，對於此種關係全國數十年治亂之總因，徐樹錚應居負責之第一位，湯化龍梁啟超應居負責之第二位。假令當日北京政海中無此三人，或三人另換一行動方向，我敢斷定近十年中國全般政治，必係另一局面，欲證余言之不誣，須將當日政治環境，政潮內幕，分別言之。

袁世凱暴崩時，川軍已戰勝曹錕軍，惟張敬堯旅，尙能穩定，聞袁訃音，立電段祺瑞，願密結北洋軍人，推戴爲臨時大總統，段復電峻拒，因段於袁臨終時，曾入府請示善後大計，袁以悲慘語音答曰，「照約法，當然是宋卿（元洪字）繼任喲！」段謹受命而退，國人因段持「守法」態度，同聲贊歎，同時湯化龍代表進步黨，譚延闓代表當日國會中之國民黨，在上海商定收拾時局方策，歸納各方意見，得下述之結論：（甲）恢復民二解散之國會，（乙）恢復民元之臨時約法，廢止袁氏約法會議修改之約法，（丙）組織國會同意之內閣。至國進兩黨攜手之意義，可分爲兩點：其一，在最短期間，完成憲法，其二，國會以約法上之職權，監督北洋派，善意的積極的導北洋派於正軌，完成多年期望之「憲政軌道」。由唐紹儀梁啓超聯名通電恢復約法，黎就大總統第一令，卽係尊崇約法，并有造

成「法治國」之令文，各方面潛在心里，以爲數年來受袁世凱智取術馭，極爲痛心。一旦有寬仁諱厚如黎元洪者爲元首，復有國進兩大政黨，攜手合作，力促憲政實現，故全國頗有一致樂觀之表現，余亦迷信「法治」之一人，長江各督，聯名通電贊成唐梁恢復約法，幷取消肇慶軍務院。余以多大興味，爲之草擬電文，並曾於黎湯間，用過微妙之鼓勵，以爲此係剝極復返之機會，在近時青年視之，或不免謂我輩書生之見，痴愚可笑，實則當日北洋軍人，胆氣有限，『教採升木』之政客，良心尙未盡死，所謂造成憲政軌道，當日確有八九分之可能性，不幸二三野心家『政慾』一熾，良機轉瞬逸去，至今思之，猶令我仰天長歎也。

二 府院之爭

當日政治環境之優點，一則反袁軍自文人主動，故能發能收，二則各

政團一致認黎氏忠厚，係納軍人於法治之適當人物，三則北洋軍人，尙能一致擁段，大體尙未分裂，四則除西南各省，尙能服從中央，至少亦可保持名義上之統一。以上四點，有許多事實證明，稍治國聞者，至今猶能道之，無庸瑣述，惟國務院祕書長徐樹錚，抱把持政權之野心，欺黎勢孤，凡事專擅，致黎有『蓋印總統』之惡評。段自恃爲北洋助宿，素性簡傲，與黎少有接觸，政務實際情形，亦不甚了了，徐奔走府院間，事事以己意爲段意，指揮黎氏畫諾，一日因事與黎忤，憤卽以辭職要挾，段致書黎氏，爲徐張目有謂『徐氏耿介，不屑妄語，凡徐所爲，本人願負全責』黎氏左右閱之寒心，總統府祕書長張國淦以鄂人接近段氏，本以『調和府院』自任，至是亦覺智窮，乃辭職以示兩全。

張國淦既去，徐樹錚氣益高，黎甚苦之，黎黨爲之策畫，謂徐多智

，必須以多謀善斷者與之抗，公荐山東黃縣丁佛言接任公府祕書長，丁係議員，霸氣縱橫，恆以『表同情於弱者』自詡，既抱『打不平』之成見而來，與徐更相水火，府院風潮，竟成新聞上每日重要資料。其時京內報紙，因丁爲『報界三傑』之一，（卽黃遠生，劉少少，丁佛言）聲氣應求，不知不覺多袒黎責段，徐悟其計，創『公言報』以敵之。出版之後，每日以罵孫伯蘭爲日課，嬉笑怒罵，無微不至，緣孫爲段閣之內務總長，與徐積不相能，院中人稱爲『民黨總長』。嗣以某問題與段抗爭，徐責其無禮，諷令辭職，孫性強悍，抗益厲，徐嗾內務部被裁人員于寶軒等，控孫於平政院，院裁決于勝訴，孫憤而辭職。外交總長唐紹儀由滬北上抵津，徐遣人要於路而辱之，詆唐傳單，紛如雪片，唐怒而返滬，徐之惡名，逾遍於東南，國會中人，亦多助黎丁而攻段徐。對德參戰問題發生，府院衝突

，達於沸點，黎竟免段職，以伍廷芳代，督軍團爲段鳴不平，以皖督倪嗣冲最激昂，孟恩遠張作霖入京，請解散國會，黎以「三不主義」抗，即不違法，不蓋印，不怕死是也，不料伍拒副署，臨時以江朝宗代署解散令，黎仍蓋印，畏死逃出公府，「三不」變爲「三不不」，蓋當日都下諷黎語也。

構成府院風潮之「弄潮兒」，卽係徐樹錚，構成督軍團，以干涉國會議憲參戰等問題者，則衆議院議長湯化龍與徐共謀之。徐意在挾督軍團制黎，將政權統於段，湯意在剷除民黨在國會根據，另謀改選，造成進步黨爲多數黨之國會，再以國會之法定職權，謀奪北洋政權。兩方陰謀，名相反實相成，黎不知從根本上破其陰謀，納之正軌，乃聽策士以毒攻毒之計，明令召張勳入京，反授以復辟機會，更爲段造再起機會，旁觀人洞若

觀火，黎氏仍閉目念佛，一國元首如此，焉得不亂？

張勳復辟，本係進步黨北洋派聯合決定之苦肉計，事前已騰爲口說，早已成爲半公開之祕密。惟不意愚戇粗暴之張勳，竟墮其陷阱，事敗始悟，屢以發表祕件恐嚇段徐，始免殺人滅口，吃虧到底，成其愚忠。方事之殷，湯梁在津掩口竊笑，倪嗣冲等請解散國會之電，係衆議院祕書長林長民承意捉刀，湯親赴蚌埠游說，其經過至今皖人言之鑿鑿，湯由蚌返津，余適由北平至津，相值於車站，執詢時局如何收拾？湯以得意態度，耳語余曰，「不日卽見分曉，不如此，不能斬草除根也。」余以諍友意味，反詰曰，「何苦作此大孽，這是政治罪惡。」湯曰，君何胆怯？余曰，解散國會，是「以革命造革命，」十年大亂，未可知也，湯曰，理論誠然，但事實上我有補救方法，請稍待，余卽一笑而別。

蓋湯內心上以爲張勳復辟，更便擁段，進步黨乘機入閣，改造局面，如西南反抗，武力足以平之，進步黨可以一黨主政，屆時或與民黨對抗到底，或利用民黨以覆北洋，如辛亥袁世凱利用革命黨以覆皇室，屆時相機行事，操縱自如也。

果也，段誓師馬廠，以便條調李長泰師入京，湯必恆翹其巨指語人曰，『平日知合肥（稱段）在北洋有潛勢力，但不知能以一職總理，指揮軍人，如此方是實力』，此語余親聞之。

不日湯梁同被段聘爲『討逆軍總司令部參贊』，以別於委任，嗣張勳敗退，段擁副總統馮國璋代大總統，『黎免段職』之隱憾，完全發舒，徐策士如何躊躇滿志？但段復任總理，徐不屑復任國務院祕書長，仍以陸軍次長，（段兼陸軍總長）居『幕後操縱』地位。此次段閣，梁任財政總長

，湯任內務總長，梁湯本意，在造成「名段閣而實梁閣，或湯閣」的局面，以爲必如此，方能大展夙抱，樹立「政黨內閣」之權威。詎組閣之始，新交通系曹汝霖，挾討逆功勞，非交通部長不可，埋後來「五四運動」之伏線，此事牽涉多方面，姑待後論。

梁湯入閣，迭經以負聯帶責任之說，浸灌於段，表面理由，謂係政黨內閣之通義，實則以此制段，使其不便孤行己意，致失黨略作用。詎此點爲段所不喜，徐又煽動其間，常語段曰，「梁湯輩祇能利其虛聲，點綴北洋門面，實在事，還要我們自家有辦法」。故國務會議，段唯唯否否，無所主張，退則密集徐於府學胡同，議畢，逕電各省督軍，指揮一切，久之梁湯快快不快，常自語所親曰，「北洋派把我們當文案老夫子，不是國務員」。此雖一時憤語，意極深刻，蓋將北洋武人對待文治派人之根本頭腦

，和盤托出，進步黨失節於北洋爲不值，北洋派不足與有爲，亦於此可見其半矣。

因進步黨忌嫉民黨，而有解散國會之違法行動，所違之法，係民元臨時約法，此約法係孫大總統任內所完成，雖非完備之憲法，究不失爲民國創建之根本法，違反他種公法，便係犯罪，違反『國法』，便係叛國，故孫總理在手創民國之責任上，有『護法』之必要。護法大業，其詳姑待後論，就革命歷程言，第一步護法，第二步討賊，討賊結束，兩廣統一，因而有『國民政府』，卽由是而起『北伐』之師，國民黨乃自軍閥手中，以革命方法得政權，由民七至民十五，中國政史，完全係北洋派與民黨奮鬥史，不過係曲線而非直線。

張勳復辟，馬廠誓師兩幕，不期月而演畢，繼續演者，卽進步黨包

辦之『賢人內閣』，以後十年之內亂，由賢人內閣啓其端。所謂賢人，卽指段祺瑞內閣中之梁啓超湯化龍而言，賢人之一貫主張，要點在『法統中斷』四字。意謂中華民國之國法系統，因張勳主持之宣統復辟而中斷，對外地位固無變更，對內則仍回復民國元年地位，民元之臨時政府，產生於臨時參議院，故梁湯入閣，力主召集臨時參議院以修改國會組織法，參衆兩院議員選舉法爲唯一任務。

第六章 段馮段徐暗鬥與北洋派分裂

進步黨之黨略作用，意在減八百議員名額爲四百有餘，（後卒定爲五百）改一省內數個之覆選區爲一省一個覆選區。蓋名額減少，則便於黨團操縱，覆選監督，集中於省長，則便於利誘威脅，如進步黨此種政策完全

貫徹，則一手造成國會，造成憲法，由憲法造成國會，即可以所謂統一的合法內閣，號召全國，征伏廣東之護法政府，名正言順，攫取政權，實行其多年標榜之賢人政治，政黨內閣。其中錯綜變化，直令觀政者無從辨其端倪，茲爲說明便利，分晰敘列於下。

一 聯帶負責之表裏

北洋派與梁湯結合，原無誠意，梁湯入閣首申聯帶責任之義，以防段專攬，詎徐密囑段多以例案點綴國務會議，別於府學胡同段宅，開真正段派之國務會議。久之梁湯感覺無聊，密議於石版房湯宅，謂北洋軍人，不足與謀國，我輩隱忍以謀兩法修改，選舉完成，再另組政黨內閣，屆時則無庸與段過事遷就矣。

二 參院議長之豹變

梁湯決定黨略，故急急於臨時參議院議員之指派，以便議長平安取得。詎徐又密計阻梗，一面以段名義，密告各督，勿令進步黨人入選，（因民元參院議員由都督選派）一面勸新自德歸之王揖唐，爲議長候補人。梁湯未知徐已準備完成，仍自行與黨人密議，擁梁善濟（山西進步黨領袖）爲議長。及參議院召集，選舉議長，梁敗王勝，梁湯大悲，誓與段離，緊急會議於湯宅，決定俟『政策不行』有好名義藉口時，再折段閣之台，好在有聯帶之義申說在先，不患彼戀棧不去也。

三 討代劉林之受挫

段閣成立，廣東護法政府，因海軍總長程璧光帶艦南下，聲勢益振，前湘督譚延闓舊部劉建藩，林修梅，獨立於永州，段從梁湯武力統一政策，頒討伐令，「劉林倡亂」四字，即啓十年內亂之序幕。馮國璋與段合

陰結民黨以自重，入京就總統任時，即與段有長江三督（蘇督李純，贛督陳光遠，鄂督王占元）不得更易之要盟。至是更得運用之便，派其婿陳之驥秘密赴湘，對劉林聲明用兵非其本意，奉命討逆之王師長汝賢，范國璋，亦受其暗示故意掣湘督傅良佐之肘，倉皇敗退，長岳喪失，梁湯知爲馮所弄，以政策不行，主內閣聯帶辭職，徐樹錚本有擺脫梁湯之計，促段息肩，留異日與民黨攜手地步，馮見段去，仍主用兵，調直系勁旅第三師入湘，師長吳佩孚頓露頭角。

四 奉軍入關後之徐樹錚

詎吳戰勝之後，湘督爲皖人張敬堯所得，張任師長，資格在吳上，平情而論，吳不應有怨望。不意吳屯兵衡陽，與譚延闓通聲氣，以馮在京之故未便反抗北廷，在南北相持中，徐樹錚遂利用機會，欲擁段再起。段派

策士，經過熱烈辯論，緣段左右有靳雲鵬徐樹錚兩派，靳性持重，喜與進步黨人周旋，又得張志潭之助，粗解謀略，獻計於段，謂段居參戰督辦名義，必須名副其實，正宜趁此時機，擴充軍備，與友邦提攜，實行參戰，他日奏凱歸來，何難重據揆席。徐曰，此計理想甚高，然無政權在手，動受牽制，我不能待。靳曰，君不能待，請便，靳徐反目實起於此。徐對靳抱各行其是之態度，以你我同爲段效忠，無妨分途並進，緣徐性卞急，迂迴曲折，以達目的，非其所長，星夜出關，說奉張（作霖）以擁段制馮之利，張爲所動，助以一旅，聘爲奉軍副司令，而已爲正。

因奉張本以『三省王』爲滿足，并無問鼎中原之野心，亦從無一兵一卒，入駐關內，有之則自此始，此余所以特別申敘，以告世之留心掌故者也。

五 徐樹錚爲分裂之導火線

徐本有警幹陰鷲之才，在北洋軍中早有相當聲譽，祇以無直轄軍隊，故尙不能指揮如意，今得富有朝氣之奉軍（其原因另見後）爲助，正如多財善賈，左右逢源，故徐之種種越軌行動，隨奉軍之刀光劍影而出，茲撮要敘列如下：

甲 截留馮氏軍械： 馮有制段之意，亟擴充嫡派實力，北京衛

戍司令王懷慶與馮同鄉，馮資爲股肱，以備緩急，購械以助之，由秦皇島起岸，徐偵其隱，乃全部截留，以其半贈奉張，半收已用。馮大愧憤，星夜南下，挾有政府南遷，回戈討段之大陰謀，詎段以萬急電告蚌埠倪嗣冲，囑其阻止，電中有『不聽勸阻，則兵諫亦所不顧』之語，馮爲倪所困，忍氣而返。田文烈以小站舊人聯合王士珍等以『北洋團體爲重』之說苦勸

馮氏，馮年事已高，嗜好復深，經多方面纏繞，已無澈底向前勇氣，卒得與段妥協，條件極爲單簡，卽段馮同去，讓徐世昌爲後任大總統，由馮段協力主持選舉，促其成功。因有此重大之潛力內轉，乃有段再起執政之長期歷史。

乙

擅殺陸建章：

陸係袁世凱心腹，癸丑前後，誣殺民黨無算

，此爲北洋軍人中最頑強反抗新勢力之一人，徐以其與馮玉祥爲甥舅關係，曾由陸授意馮氏（時爲旅長）在湖北武穴獨立。意雖非對徐，在徐認陸氏終係治政阻力，乃邀宴於家而殺之，伏後來陸承武殺徐（馮指使）於廊房之因。

丙

操縱全局：

徐因制馮之策得手，着手籌備選舉，請王揖唐

組安福俱樂部，各省選舉，如期竣事，徐世昌當選爲大總統。

六 徐段齟齬

在徐樹錚本意，以爲世昌文人極便操縱，詎世昌素有陰謀家之名，就職後，卽漸與段疏，徐任籌邊使，隱持政柄，以曾毓雋爲中心，遙制朝政。進步黨卽前次被屏之憾，密謀倒段，派湯化龍遊歐，從外交上挑撥英美惡感，以制段死命，湯之秘書長林長民，以爲與總統徐世昌公然出面，鼓動風潮，恐地位上諸多不便，憤而謀『北京人力車夫公會會長』，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出而止之，林每日赴大學講演，明晰事實，鼓勵情感，『高徐順濟』之鐵路借款，吉林森林借款，均曹汝霖經辦，曹爲段系，所負責任尤重，林竭力抨擊之。

其時巴黎和會條約甫成，山東問題，仍虛懸未決，國人痛心失望，拒絕簽字，全權代表陸徵祥懼於民氣，正苦兩難，林長民利用學生愛國熱誠

，將各項借款，與巴黎和約，糅雜牽連，以亂學生耳目，日以徐樹錚勾結曹汝霖賣國之說，聒於衆耳，學生激昂萬分，結隊遊行，擬赴趙家樓曹宅示威，詰外交頗末，曹適外出，其父在宅會客，章宗祥在座，學生誤認爲曹，痛毆幾死。在革命史上有名之『五四運動』遂由林氏一人造成。學生心地光明，其行動在歷史上確有價值，不過就當日實際情形而論，却爲林氏利用而不覺，林憾徐之真正心理，前已詳述，學生一片赤忱，焉有餘暇探索政治內幕，殊不知此事徐世昌爲幕後政戰總司令，林長民爲臨時前敵總指揮，徐（世昌）意在對段示威，林意在對段洩憤，徐林各有隱情，倒段目標相同，成則利己，敗則損人，此中微妙作用，局外人烏得洞悉？林氏躊躇滿志，逆知世昌必有酬報，甚或以林代曹。詎徐狡猾，不肯開罪曹陸，謬達國會，佯稱辭職，以慰曹陸，學生憤五四運動無結果，密赴上

海，運動罷工，輿論所脅，世昌惶恐，不得已頒罷曹令，陸章則以地位關係，較輕於曹，諷令自辭，此事遂告一結束，溯其近因遠因，皆徐樹錚一人爲之祟。

七 收復外蒙

民八蘇俄革命，無力顧及遠東，科布多都護使陳毅，乘機誘導外蒙，歸附中國，已有成議。徐知其隱，星夜赴蒙，挾籌邊使之威勢，限制陳使，不能經白實情，旬日之間，以收復外蒙，呈報政府，獨尸其功。各省督軍，望風承旨，文電馳賀，意在媚段，忌徐益甚，尤以靳雲鵬最爲不快。緣靳徐之於段，比肩事主，地位本無軒輊，段以徐籌邊有功，集北洋軍人，開會於太平湖，頌其殊績，更予靳以深刻之激刺。蓋靳自與徐反目，早爲世昌所羈縻，國務總理錢能訓，因外交棘手辭職，靳被命繼任，徐樹錚

不關白府院，孤行己意，政府感覺無顏，自是靳徐裂痕益顯。

八 皖直之戰

長江三督，對靳表同情，正爲怨段反徐（樹錚）之暗示，吳佩孚適於衡陽通電指摘安福，針對樹錚而發，張其鎧費八十萬毫洋賄吳。吳乃回師北上。段密電湘督張敬堯，長江上遊警備司令吳光新，分途戒備，防吳有異志，張吳驕妄輕敵，致吳從容全師回保定，對徐樹錚下哀的美敦書，世昌故示懼怯，密囑吳氏來電明請罷徐，嗣果得電，竟免徐職。段大怒，力主『維持紀綱』逼世昌頒令討吳，世昌拒之，段密命所部備戰，靳依違於徐（世昌）段之間，『世人習稱之直皖戰爭』，即由此而起。表面爲吳徐之爭，裏面卽靳徐之爭，靳徐之爭爲因，吳徐之爭爲果。段夢然罔覺，仍以靳爲已用，殊不知機密外洩，軍無鬥志，數日間卽以皖派戰敗聞。實則

此次戰爭，根本是一騙局，戰將起靳卽辭職，戰甫罷靳仍復職，箇中機玄，可以想見。故通緝安福禍首名次，皆靳開單呈院圈定，自政治意味言，與其謂之直皖戰爭，不如謂『段派內訌。』靳徐如始終擁段，則世昌無隙可乘，吳亦有所顧忌，人必自悔而後人悔之，觀於此而益信矣。

九 直皖戰爭後之安福派

北洋派自袁世凱崩後，分裂爲直皖兩系，直系袖領馮國璋，衰老頹唐，尤嗜小利，頗以代行大總統爲滿足；皖系領袖段祺瑞，較有野心，在多數北洋派人眼光中以爲遠勝於馮；詎吳佩孚以後起之一師長，居然如初生之犢不畏虎，竟對段『倒戈』，『直皖戰爭』後，段之威信大減，實力亦耗去大半，除邊防軍，參戰軍先後瓦解外，各省地盤，僅存陝西福建滬浙三處。

靳雲鵬於戰後得據揆席，係以『代直伐皖』爲交換，擬乘戰勝之威免皖派各督之職，詎此時徐世昌在『自保』的策略上，又與靳略有異趣，意在保留陝閩浙滬之皖派勢力，以便駕馭新起之吳。段於徐之隱衷，似已窺破，故對世昌攻擊，亦稍示和緩。惟對靳雲鵬銜之刺骨，兩方心理如此，故各有迂迴作戰之準備。徐則授意各省旅京同鄉官紳，鼓吹地方自治以限制直派各督，所謂鄂人治鄂，皖人治皖呼聲，不期而遍於全國，都下之某省自治會，及某省自治條例章程，如雨後春筍怒發，皆直皖戰後之產物，國人尙多以爲地方自治，係當日之『時代潮流』而未知其中有徐世昌之政略作用，隱伏其間。安福派在各省地方，本感勢孤，乃利用徐之政略，謀自身發展，兼爲倒靳武器，相約南下。從言論下鼓吹地方自治，使靳雲鵬擬辦之新選舉，即第三次國會選舉受地方勢力牽掣，無法運用。一面

派有力者走說閩督李厚基，浙督盧永祥，陝督陳樹藩，謂聯合抗靳，徐（世昌）有諒解，必能收自衛之效。故浙盧反對靳氏籌辦選舉之電出，陝閩立即覆電贊同，上海工商報，每日標「靳斜眼」三字，（靳充砲兵時，目因病歪斜），盡力抨擊，將靳氏包辦選舉，鞏固地位之內幕，揭發無遺。

第七章 直奉戰爭後之二角同盟

一 第一次奉直之戰

吳佩孚戰勝皖軍後，以爲北方無與抗衡，惟奉天係彼之勁敵，又聞奉張與浙粵有重大結合，徐世昌居中策應，日久必有巨變，乃乘梁士詒出任總理，爲奉軍效忠之時，施以正面攻擊。梁之健將葉恭綽，執贖於奉張（作霖）之門，早有深密結合，梁葉號稱「交通系」取精用宏，中外周知，

今得奉張後援，運用豐富之軍力財力，將來必爲直系之患，明知攻擊梁內閣，奉張袒梁，勢必激起軍事，然後利用國人忌梁惡奉之心理，一擊而踣之，定可操勝券。果也，吳迭電攻梁，奉張大怒，而直奉之戰以起，奉軍向有腐惡之名，（後改新奉軍又當別論。）吳襲戰勝皖軍威名，奉爲所懼，交戰旬日，奉軍大敗，彭壽莘一師，攻下榆關，大有直搗瀋陽之勢。此時徐世昌以爲吳如獲全勝，奉將不振，彼無以制吳，乃密遣心腹吳笈蓀（總統府祕書長）往說奉張，勿過退讓，一面授意皖系軍人，暗爲之助，吳恐孤軍深入，致蹈危機，密請曹錕出面，以親家名義（曹張係兒女姻親）向奉張道歉，吳退保定，示不爲己甚，故「奉直和議」以成。

二 黎元洪復位

經此一大轉變，又啓「奉軍中興」之局，爲後來爭霸中原張本，其詳

姑待後論。惟吳自退駐保定後，政客雲集，僉謂徐世昌忌直系成功已見端倪，欲以接近直系人才組閣，終不可能，強成此局，亦決不能爲『直』所用。此時廣東與皖系有結合，不如用釜底抽薪之法，將『護法』根據斬斷，則徐之地位動搖，段之遠交無主，實爲至善之策，持此策者，直系智囊張志潭也。

此策既定，靳遣人赴粵聯岑春煊，以援政學會組閣，爲交換條件，孫總理先已避居上海，岑以首席總裁，宣告北附，吳之應聲蟲孫傳芳，遂由宜昌通電，恢復法統，（孫任長江上遊警備司令，駐軍宜昌）迎黎復位，徐晝夜出京，於是被張助驅逐出京之黎元洪，在直系軍人擁護之下，安然重返新華宮矣。

三 吳佩孚不懂政略

黎復位以後，安心爲直系政權之保護人，已成曹吳公開之政略，凡因『直皖』『直奉』兩次大戰而失地位者，不期而同爲吳之政敵，此時之吳，已踏入至危之境地，如採張紹曾之策，貫徹吳氏吶喊多年之國民會議，聯合各政團優秀份子，另造『新直系』，擁忠厚易與之黎氏，爲合法元首，則政治中心，自然集於吳氏，此乃至穩健之策略。

乃吳由保至洛，遙制中樞，睥睨一世，各政團往謁者，皆蒙白眼而去，反吳空氣，漸起於東南，蘇督齊燮元，又帶直系濃厚色彩，資望極淺，無所建白，其時能號召反吳，雅負人望者，惟浙江督軍盧永祥。

四 粵奉段大結合

盧係山東濟寧人，在北洋軍人中，年齡歷史，均居前輩地位，應與馮段齊名，祇因民二征蒙受挫，怏怏而歸，遂致落後。民二段正在陸軍部長

任內，核算征蒙時期內之軍需報銷，力事節約，就中有某項，在他人必有所隱飾，藉以自利，盧竟坦白自承，大有『一介不苟』之意，段白於袁，袁歎息而言曰，『子嘉（盧字）真是好人，』段自此以後，對盧愈加推重。會浙督出缺，上海護軍使楊善德調浙，盧乃升補楊缺。上海係東南重鎮，經濟中心，歷任護軍使，多緣以致富，民九徐樹錚爲吳所敗，欲與民黨聯合對吳，託人致意於孫總理，總理不滿岑陸所爲，退居上海，聞盧有廉潔名，時通款曲，徐赴粵以前，盧代爲先容，其時國民黨員中有未知孫先生用心之遠者，上書力阻與徐接洽，孫先生批云：『無論何人，但能改過，文無不容也。』

此批函至今尙存，二十一年十二月陳列於國民黨史料展覽會，徐承孫先生電召，赴粵接洽，不久奉張亦派員赴粵，汪精衛奉命赴津謁段，段囑

以後一切，與浙盧接洽，自此以後盧代表段，汪代表孫，奉張亦有代表到浙，世人所習聞之『三角同盟』，便發生於此時。

川滇黔三省，因承孫先生意旨，亦先後加入。吳佩孚擁兵保洛，操縱樞府，頗以北洋領袖自居，有以東南新結合告之者，吳笑曰：『子嘉長厚，不足慮，』蓋吳已有勾結陳炯明之密謀，以爲廣東惟陳有實力，陳不爲孫用，則孫段聯合踏空，盧勢甚孤，在直系之蘇贛皖包圍中，故以爲不足慮也。詎直系操政，國事日非，排斥異己，無擇新舊，曹錕覬覦元首，進行收買國會，黎元洪欲憑藉法律地位，隱加掣肘，「金法郎案」擱淺，選舉經費受窘，乃有逐黎運動，竟演出截車奪印之滑稽劇。

方黎就任時，浙盧曾經抗議，所謂『事實總統』，卽針對黎氏自命爲『合法總統』而發，南北政客不滿黎氏者，多贊許盧之主張嚴正，及曹錕

賄選揭曉，盧氏仍本其一貫之主張，反對非法選舉，謂「民國元首地位，全賴法律保障，免相爭攘，若根本產生於非法，則先已播下革命種子。」此電一出，拒絕曹氏賄選運動之議員，紛紛南下，盧略有資助。一日盧宴拒賄議員於督署，民黨要人，多被邀預宴，卽席致詞，譽盧甚盛，張溥泉氏演詞殊長，以「真」「美」「善」三字爲骨幹。盧因與民黨結合，遂獲美譽於東南，就恆情推測，自應立興討賄之師，顧何以自「拒賄」至「討賄」，遷延周歲？其中固受奉軍新舊意見差池之影響；然其主要原因，實受陳炯明謀叛之牽制，此中因果，孫大元帥在十三年北伐命令中，言之甚詳，奉浙粵聯盟之歷史，亦可窺見一斑，茲錄令文如下：

『去歲（十二年）曹錕骯法行賄，僭竊名器，自知倒行逆施，爲大義所不容，乃與吳佩孚同惡相濟，以賣國所得，爲窮兵黷武之用，

藉以摧殘正類，銷除異己，流毒川閩，四海同憤。近復嗾其鷹犬，墜突浙江，東南富庶，橫罹鋒鏑，似此窮凶極戾，誠邦家之愆，國民之公仇。比年以來，分崩離析之禍烈矣，探其亂本，皆由此等狐鼠，憑藉城社，遂使神州鼎沸，生民丘墟。本大元帥夙以討賊戡亂爲職志，十年之秋，視師桂林，十一年之夏，出師江右，所欲爲國民剪此蝥賊。不圖宵小竊發，師行頓挫，遂不得不從事掃除內孽，綏輯亂餘，今者烽煙雖未靖於東江，而大亂之機，已發於東南，漸及東北，不能不權其緩急輕重。古人有言，豺狼當道，安問狐狸；故尅日移師北指，與天下共討曹吳諸賊，此戰醞釀於去歲之秋，而爆發於今日。各方並舉，無所謂南北之分，祇有順逆之辨，凡賣國殃民，多行不義者，悉不期而附於曹吳諸賊，反之，抱正義澄清天下自任者，亦必不期而趨

集於義師旂幟之下。民國存亡，決于此戰，其間絕無中立之地，亦絕無可以旁觀之人，凡我各省將帥，平日薄物細故，悉當棄置，集其精力，從事破賊，露布一到，即當尅期會師。凡我全國人民應破除苟安姑息之見，激勵勇氣爲國犧牲，軍民同心，以當大敵。務使曹吳諸賊，次第伏法，盡摧軍閥，實現民治，十三年來喪亂之局，於茲救平，百年治安大計，於茲開始，永奠和平，力致富強，有厚望焉，布告天下，咸使聞知。』

『本大元帥於去歲之春，重蒞廣州，北望中原，國本未甯，危機四布，而肘腋之地，伏莽縱橫，乘隙思逞，始欲動之以大義，結之以忠信，故倡和平統一之議，以期消弭戰禍，扶植國本。不圖北方跋扈武人，曹錕吳佩孚等，方欲窮兵黷武摧殘異己，以遂其僭竊之謀。乃

勾結我叛兵，調唆我新附，資以餉械，嗾其變亂。遂使百粵悉罹兵燹，北江羣寇蠡擁而至，東江叛兵，乘時蠢動，西江南路，亦跳梁并進。廣東當此之時，以一隅之地當四面之敵，賴諸將士之努力，人民之同心，兵鋒所指，羣賊潰崩，廣州根本之地，危而復安。在將士勞於征戰，喘息不遑，在人民疲於負擔，筋力易疲，然革命軍不屈不撓之精神，已漸爲海內所認識矣。曹吳諸賊，既不獲逞於粵，始竊名器以自娛，於是有骯法行賄，瀆亂選舉之事。反對之聲，遍於全國，正義公理，本足以儆奸宄之魄，然天討未伸，元凶稽戮，轉足以堅其盜憎主人之念。湖南討賊軍入定湘中，四川討賊軍規復重慶，形勢甫展，大功未就。曹吳諸賊，乃益肆無忌憚，既吮血於福建，遂磨牙於浙江，因以有東南之戰事，逆料此戰事，且將由東南而漸及於東北，去歲

賄選時代所醞釀之大戰，至此已一發而不可遏。以全國言，一切變亂之原動力，在於曹吳，其他小醜，不過依附以求生存，苟能鋤去曹吳，則亂源自息。以廣東言，浙江上海，實爲廣東之藩籬，假使曹吳得逞於浙江上海，則廣東將有噬臍之禍，故救浙江上海，卽以存粵。職此之故，本大元帥已明令諸將，一致北向討賊，尅日移大本營於韶州，以資統率，當與諸軍會師長江，飲馬黃河，以定中原，其後方留守之事，責諸有司。去歲以來，百粵人民，供億軍費，負擔綦重，用兵之際，吏治財政，動受牽掣，所以苦吾父老兄弟者甚鉅，然存正統於將絕，樹革命之模型，吾父老兄弟所有造於國者亦甚大。當此全國鼎沸之日，吾父老兄弟，尤有蹈厲奮發，爲民前驅，掃除軍閥，實現民治，在此一舉，其各勉旃，勿忽。』

右述二令，爲當日廣東北伐，與粵浙聯盟討賄之重要文獻，所欲加以說明者，當日浙江督軍盧永祥，上海護軍使何豐林，本屬於北洋系統，何以十三年北伐宣言中，有『浙江友軍』之語，未嘗概以北洋軍閥目之，可見當日粵浙聯合，尙有種種內幕，其史實惟民黨老同志能言之，余以遊歷浙滬，略聞梗概，茲撮要敘列如下：

甲 皖直戰爭以後，徐樹錚在北方無立足地，廣東內部，因岑勾結北廷，唱北徐南孫，同時下野之邪說，孫總理避地滬上，北方知識階級中，與民黨有舊者，謂此時北洋軍閥，以曹吳爲頑強，皖派頗感孤危，如乘機勸與民黨合作，應付曹吳，必所樂爲。此議爲旅滬民黨所贊同，徐樹錚乃有廣州之行，汪精衛乃有天津奉天之行。彼時陳炯明殘部，困居福建漳州，浙盧以實力助之，乃有粵軍回粵之成功。同時旅滬民黨，與浙盧往還

殊密，聯合討賄，遂由此醞釀而成，大元帥令文中所謂『浙江上海，實廣東之藩籬，救浙江上海，卽以存粵，』係包含浙盧助粵之事而言也。

乙 十三年討賄之戰，誠如大元帥所謂，去歲（十二年）賄選時代醞釀而起，所有既成政團，交通系，皖系，殆全部加入。大元帥令中所謂『各方並舉，無所謂南北之分，祇有順逆之辨，』誠係當日實情。稍持異議者，卽世人所謂研究系，浙盧討賄之江電支電，各報均書『討伐賄選』之標題，惟某某新報，向以研究系機關報自居，（十五年後，又當別論）竟以『齊盧之戰』目之。浙盧頗爲不快，嘗語人曰，『余苟僅以對齊（燮元）爲作戰目的，何以孫中山先生首先覆電贊成，又何以宣言『浙江友軍，爲反抗曹錕吳佩孚而戰。』覆電文如下：『杭州盧督辦鑒，支電奉悉，義正詞嚴，邦人誦仰，曹吳禍國，稔惡貫盈，除暴鋤奸，咸同斯願。文已

宣布國人，一致聲討，躬率師旅，以爲前驅，輿師偕作，用尋白馬之盟，敵愾同仇，直抵黃龍之洞，佇聞奇捷，以集大勛。孫文蒸電。』此足證實粵浙確有軍事同盟，爲浙盧增多大聲援，設非受陳炯明等逆黨牽制，則會師北伐，已於十三年實現矣。

第八章 盧永祥討曹之失敗

粵浙聯合討賄一役，浙盧中途挫折，至今尙爲談東南掌故者所揣測，語其因果，言人人殊；茲將滬戰失利之複雜關係，分別言之。

一 奉軍加入遲延之原因

討賄以前，與奉天早有接洽，屆時竟未能如期動作，緣奉天自十一年『直奉戰爭』後，曾經有『新軍』改革，是爲『奉軍中興』之關鍵，其中

確有長期歷史。蓋奉軍在對直作戰以前，尙未脫前清『綠營』氣習，官佐起自馬弁，兵士目不識丁，吳佩孚以秀才資格，稍知軍學，軍中人才，確非舊奉軍所能敵。故一經交綏，慘敗出關，彭壽莘一師，如冒險窮追，不難直搗瀋陽。奉張受此大挫，乃決定改練新軍。自是遂有新舊兩派之稱，舊派多持重，新派喜進取。十二年秋討賄之議起，浙粵促奉踐盟，徘徊不決。黎被逐來滬，左右策士，多出關遊說奉天，起『勤王』之義師，多不得要領，赴杭滬詭稱，奉已備戰，促浙盧立時動作。上海民黨同志，與皖派要人，亦多主慎重，電粵方取進止，孫公覆電，囑詢奉天真意，赴奉偵察，始知奉方備戰實況與黎派策士返滬所云完全不符。奉既不克立起義帥，浙勢孤危，日盼粵方內亂肅清，與浙合作，詎楊希閔把持觀望，致北伐延遲。而曹吳對浙滬壓迫日益嚴重，八省攻浙五省攻浙之說，騰諸報紙。

浙盧密商粵方，謀用『緩兵』之策，曹吳口頭上亦有『和平統一』之表示；因此緩兵策略，故浙滬政治地位，得以不動，非浙盧一人坐鎮之力，各方同志，以討曹目標相同，精神上與以維護確有多大助力。同人以為長此相持，曹吳防禦布置日固，將來戰事愈為棘手，乃由同志赴閩促『臧楊回浙』，臧致平以善守稱，楊化昭以善戰稱，均不為曹吳所容，屯兵廈門，舊民黨范陔適旅居其地，力勸臧楊，舉兵討曹，竟納其議，率師來浙。中經贛邊，曹吳派兵腰擊，大小二十餘戰，仍整隊到浙，連日補充，曹吳知浙盧將有義舉，假收容臧楊之罪名，嚴電詰責，意在挑戰。殊不知浙盧召回臧楊，明係討賄準備，粵奉諒悉其意，往返電商，遂決定作戰方略，十三年九月初三日，盧永祥以浙滬總司令名義，發出討曹通電，粵方首先復電贊成，奉方舊派軍人，抱觀望心理，復電稍緩動員，以致北方攻浙之軍

，紛紛南下。盧敵曹吳五倍以上之軍力，竟能屢挫齊軍，當日中外報紙，均贊滅楊之神勇，但兩方兵力懸殊，決不能持久，自係顯見之事實。

二 馮玉祥回師北京之衍期

浙盧舉義之先，曾託前川督陳二菴，與馮商洽，合作討吳，故奉軍通電響應浙滬軍後，吳對馮亦非無所顧慮，待馮率部出京，吳始赴前敵。假令馮立時動作，浙奉兩方，可得多大助力，詎馮自身利害，打算過精，奉方助以百萬軍餉，因中間人往返商撥，稍延時日，浙盧電詢，馮覆立動，盧曾以此電，持赴前敵，謂『北京不日有變化』以鼓勵士氣。詎此電宣布後，又逾七日，仍未見實現，故浙軍將領，不免疑懼。

三 徐樹錚倒盧陰謀

盧性長厚，與傲岸自喜之徐向稱疏遠，中間因小故齟齬，感情愈壞。

十二年徐隻身赴閩，與師長王永泉謀據閩獨立，王爲曹吳利誘，畏縮推諉，徐憤走延平，自演單人治政劇，名爲『建國軍政制置府。』對外聲言得浙盧同意，密派宋某赴浙杭謁盧求助，盧以爲粵奉合作，有一定之步驟，有盟約爲依據，何能加入徐氏個人之政治舞臺戲，通電否認與徐合作。徐受盧奚落，銜之刺骨，迨討賄戰起，盧軍漸頻不利，徐煽惑楊化昭部，應戰不力，意在取盧自代，盧受內部牽掣，遂以失利。徐在英租界被捕房拘執，繳其衛士武裝，曹吳利用外人勢力自殘同類，識者所羞，孫大元帥令中，有各將帥平日薄物細故，悉當棄置之訓，彼輩夢夢烏足語此。

有上述三大原因，故醞釀經年之東南戰局倏忽中變，至馮玉祥在北京實行倒戈，吳敗曹囚，政局一新，奉張電約盧氏北上聯合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等五巨頭，通電擁戴段祺瑞爲臨時執政，自民九皖粵聯合起，至十三年

段爲執政，迎孫大元帥北上止，爲南北新舊勢力合作之一部分成功。

四 孫中山北上

討賄一役，得因曹敗吳之結果，遠因係孫大元帥之力排衆議，聯浙聯奉。近因係浙奉聯馮（玉祥）策略，出曹吳之不意，但孫公接北方將領敦請北上之電，曾致各方電文，語氣謙和，意志非常光明純潔，覆段贊同浙盧討賄電云：『頃誦佳電，本悲天憫人之懷，申弔民伐罪之義，仁言周浹，義聞昭宣。曹吳禍國窮兵，殘民以逞，甘爲戎首，舉國痛心，文已移師駐閩，宣告邦人，出師入贛，期與浙奉義軍，一致討賊。公志存匡國，一切同仇，推己飢己溺之仁，作同澤同袍之氣，驅共和之障礙，建民國之新元，辱荷德音，彌殷企頌，文皓。』又覆段報告北上電云：『天津段芝泉先生大鑒，大愆既去，國民障礙，從此掃除，建設諸端，亦當從此開始。』

公老成襄國，定有遠謨。文擬卽日北上，晤商一切，藉慰渴慕，並承明教。先此奉達，諸祈朗照是荷，孫文感。』致各報館電云：『各報館均鑒，文此次北行目的，曾有宣言，諒荷鑑察。抵津以來，執政招待殷渥，期望綦切，京津各團體，盛意歡迎，所以勗勉之者至厚，至深感荷。原擬早日入都共圖救國，不意肝疾偶發，濡滯兼旬，茲承醫生勸告，卽日力疾入都，選擇醫療。在醫療期內，惟有暫屏萬慮，從事休養，以期宿恙早痊，健康早復，俾得發抒志願，仰副厚望，專此電達，敬祈鑒察爲荷，孫文世。』又爲善後會議致段電云：『段執政賜鑒，東電敬悉，溯自去歲十一月十三日，文發廣州，曾對於時局，發表宣言，主張以國民會議，爲和平統一之方法，而以預備會議，謀國民會議之產生。途中在各報電聞欄內，獲知執事於十一月二十一日，發表召集善後會議，及國民代表會議之主張，而

未得其詳。及十二月四日抵天津爲肝病所困，許君世英造訪臥榻，出示馬電全文，及善後會議條例。（中略）善後會議所列構成份子，似偏於實力方面，於民意方面，未免忽略。文籌思再三，敢竭愚誠，爲執事告。文不必堅持預備會名義，但求善後會議，能兼納人民團體代表，如所云現代實業團體，商會，教育會，大學，各省學生聯合會，工商會等，其代表由各機關派出，人數宜少，以期迅速召集，如是則文對善後會議，及會議條例，當表贊同。至會議事項，雖可涉及軍制財政，而最後決定之權不能不讓之國民會義。良以民國以民爲主人，政府官吏及軍人，不過人民之公僕，苟吳禍國，挾持勢力，誠所謂冠履倒置。今欲改絃更張，則第一善當令人民回復主人之地位，而使一切公僕各盡所能，以爲人民服役，然後民國乃得名副其實也。凡此所陳，固爲國家前途計，亦以執事與文久共患難，敢附

於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之義，尙祈俯察爲幸，孫文篠。」

綜觀各電，可見當日孫公北上，與各方推誠協商，實抱有和平統一之大希望，徒以善後會議，段未全納孫公主張，以致和平統一又成泡影。

第九章 同盟討曹後之政局變化

一 馮張暗鬥與吳佩孚再起

孫大元帥北上宣言，謂北伐之目的，不僅在覆滅曹吳，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，依政理言，誠爲光明磊落之主張。但討賄以後，曹吳并未完全覆滅，自無所謂繼起，卽令認爲已經覆滅，而繼起者便是馮張，蓋馮張皆無誠意也。緣馮對曹吳倒戈係張盧誘導而成，本有以直督界馮之密約，誰張事後塞盟，又不便自身當衝，示意部將李景林趁段未入京

前，以直人公推名義，取直督王承斌而代之，自稱「直隸保安總司令。」馮大憤，段入京之日，立即通電辭職。就感情立論，段對馮不免抱歉，故遣人將意，謂余決不願李督直之令，故有盧永祥真除，而以李代之「滑稽命令」。於是自段入京執政起，以迄執政府傾覆止，馮據張家口備戰，張逗遛天津而不入覲，拔劍張弩，雖無吳（佩孚）據保洛，指揮黎曹一幕舊劇之重演，若不論名義，專論事實，則曹吳退而馮張進，政權依然出自軍閥，不過打倒北洋嫡系，易以北洋支派而已。

擁段執政，迎孫北上，與政治實際，可謂絕無關係，段入京以後，孫公病歿行館，國人希望新舊勢力合作，以成和平統一之幻想，完全打破。粵浙奉聯盟討賄之局，亦從此結束。嗣後張馮暗鬥，蒐簡軍旅，爭霸中原，段如有遠見，應扶植民衆勢力，抑制張馮，預防曹吳，亦不失為穩健之

策，乃聽信目光短淺之策士所謀，欲在『馮張均勢』之下，維繫中央體面，以圖自保，苦心爲馮張分配地盤，儼如老婦分蘋果餌，務求燕雀均衡，以免羣兒相鬥。誰知國庫帑藏有限，疆圻究有肥瘠，雖予取予求，不敢瑕疵，而饑吻並張，焉能悉償其願。不得已將曹吳未食下咽之金法郎餘潤，分給張馮，冀其憫諒。同時將蘇皖畀張，陝甘畀馮，其肥瘠有異，固不如陳平分肉，而夾輔中樞，或等於周召分陝。惟馮嫉奉軍南侵，極感威脅，嗾奉軍旅長郭松齡對張倒戈，以傾其老巢，顧張幕謀臣尙多，卒運用日人暗助，困叛軍於大凌河，郭竟被俘，政客林長民籌筆郭幕，亦以身殉。郭倒戈真因，至今尙爲談掌故者所揣測，據余所知，仍係爭權失望所致。討賄之役，直奉鏖戰於山海關，固已震驚海內，姜登選，韓麟春，並尸其功，事後各有酬庸擬議，勞苦功高之郭松齡不預焉。後託『少帥』學良密請，

翼得上海護軍使，卒爲邢士廉取去，再希皖督，又因內定姜氏而罷，郭氏積此隱憾，銳欲改造奉局，摒去姜韓，及智囊楊宇霆，庶得以出人頭地。後姜督皖，楊督蘇，同膺新命，郭叛奉張，姜由皖馳檄，郭執而殺之，以洩積憤。在姜楊內定南遷時，曾有極祕密之誓約歃血爲盟，生死不渝，緣姜係直隸南宮人，非奉張嫡系，楊夙有大志，臣僕於張，意在待時，兩人各有『大鵬圖南』之壯略，故履新以前，曾以同學友誼，聯絡浙江孫傳芳，彼新自歐歸之徐樹錚，亦與孫有新結合，彼等錦囊妙計，係姜楊暗戴孫爲盟主，徐任幕後指揮，將來援安福擁徐世昌先例，以張謇爲大統總候補人，徐孫並經親往南通一行。滿擬大計告成，以討赤名義，鋤去馮玉祥。後姜被害，徐亦被害於廊房，前述大計之四主幹人（徐孫楊姜）已弱其二，孫亦中途背盟，所謀遂成泡影。

徐樹錚被刺，曾毓雋被補，皆馮玉祥對段示威，意在報其袒奉之仇；同時吳佩孚以討賊名義，再起武漢，意在報奉張討賄之仇，因討賄聯帶及於段。段受馮吳之夾攻，與奉軍之威脅，改執政直接負責制爲內閣制，以許世英組閣，爲自身退步。馮見吳『討賊』而未及己身，授意鹿鍾麟對段倒戈，見好於吳。詎吳正在利用馮迫段去職，並未放棄仇馮，故鹿雖迎曹復位以降吳，吳仍不納降，鹿快快失望，含淚出京。李景林又以『討赤』名義，拒馮入河北；後李雖敗於孫岳，究未如馮督直之夙願；奉張雖制馮得手，然痛心郭松齡之變，頗感孤危。吳乘機結束討賊，與奉張釋嫌修好，合力對馮；馮在結束討賊聲中，通電辭職，減去吳之目標，率部退南口以自保，賴俄之接濟，與吳張鏖戰數月，竟影響於吳之援鄂，使革命軍收多大便利，其詳姑俟後論。

二 北京成爲無政府狀態

當吳張合作之日，段以爲與當日討賄立場衝突，廢然思返，通電下野，從此北京政府，又回復討賄前之地位。此時奉張轉念，謂十三年討賄，與本身人格攸關，未便認曹復職；直系政客，亦有擁曹護憲兩派，吳納護憲派之說，謂只認回復顏惠慶攝閣，而不擁曹復職，從此北京政府，漸不爲國人所重視，吳派政客，居然提倡「大帥所在，卽中央所在」之說。故浙督傅芳驅楊字霆而據蘇，自稱「聯帥」，吳受湘鄂贛各督擁戴，自稱總司令，蘇皖省長任免，（蘇長陳陶遺皖長王普）以聯帥名義行之；鄂贛省長任免，（鄂兼長陳嘉謨贛兼長鄧如琢）以總司令名義行之。并密電保荐，由攝閣特令之官樣文章，亦嫌其煩瑣，軍閥跋扈可恨，其愚亦不可及，孫吳輩蓋不知蔑視北京政府，卽無異自毀其政治立場也。當日全國實際情

形，除廣東國民政府，自有其新生命外，計在北洋軍人支配下者，有四個政府，北京顏政府，江蘇孫政府，武漢吳政府，湖南趙政府。（自稱爲省憲法上之自治）溯自民元開國以來，中國政局之支無破碎，未有甚于此時者也，蓋不待北伐軍起，北洋軍人政府，已自行瓦解矣。

北洋軍閥，在黨軍方面，視爲國民革命之對象，但中經討賄一役，反爲革命之助，此係革命戰略，非到明效大驗時，不易使人領會。民黨舊同志，當粵浙奉聯盟時，亦有懷疑者，當日設非孫公神機默運，恐戰略上所收之革命成績，未必若是圓滿也。

第十章 北洋軍人誤學袁世凱之總失敗

北洋軍人，內訌劇烈，互延十年，故革命軍利用其弱點，以收分解作用。語其遠因，則自袁世凱以詐術馭下始，吳孫輩之於馮段，分屬晚末，平日目睹馮段對袁攜貳，不覺起摹仿心理，殊不知馮段之叛袁，實袁之欲殺馮段有以速之，馮段對吳孫，究未若袁對馮段之寡情，惜彼輩知識淺薄，於袁之權謀術數，多屬茫然。

詎知袁在癸丑事變以前，即作帝制準備，左執黃金右執白刃，順我者存，逆我者死，至今國人談及袁氏歷史，猶爲之股慄，綜計自民元至民五，凡暗殺之案，背景均屬袁，茲就其先後，述其略史于下：

甲 宋教仁暗殺案：袁氏殺宋之動機起于報紙『宋內閣』之宣傳，袁嘗私謂所親曰，『中山漂亮，克強長厚，均不足慮，惟這遞初小孩子，倒有點討厭。』宋之政戰策略，係在國會取得多數，根據約法上之同意權

，當然取得政權。袁氏慣用陰謀，今見宋挾約法國會武器，堂堂正正與彼宣戰，殊無制勝把握，正躊躇間，宋所領導之國民黨，在東南以選舉勝利聞，宋并攜五百議員以上，袁聞之大恐，與趙秉鈞謀，趙謀之洪述祖，洪謀之應夔丞，應謀之武士英，而滬寧車站之刺宋，於以實現。

國會中之民黨，聞訊激昂萬分，全國震動，異黨之梁啟超亦在庸言報上著『暗殺之罪惡』一文，抨擊袁氏。主辦宋案者，以趙洪往返電中，有『毀宋酬助』之文，據爲控趙證據，要趙到法庭質審，相持月餘，趙不堪壓迫，去職以謀和緩。現行犯武士英被捕，袁黨鳩殺獄中，滅口湮證，訴訟因以停頓。法律上雖未正式勝訴，然主謀及實行正犯已成鐵證，輿論裁判，早已完全勝利矣。

乙

趙秉鈞暗殺案：趙之殺宋，非良心所願，事後恆自慚疚，懟袁

殊甚，袁賄趙廚師某，投毒於生梨內，趙食暴卒。

丙 應夔丞暗殺案：應黨某某二人受袁賄，誘令入京，縱情花柳，擬乘間殺之。應疑懼，星夜出京，要殺於津浦路車中，殺應之某某二人，袁電荐於閻錫山，畀以軍職酬其勞，某某抵太原，閻奉袁密令，槍決於督署，亦不宣布其罪狀。

丁 鄭汝成暗殺案，癸丑事定，袁謀正帝位，欲先殺馮段，密計爲左右親信所洩，卒未如願。籌安會成立，楊度等徵馮同意，馮首鼠兩端，袁密電令上海鎮守使鄭汝成殺馮，鄭以電示馮，馮反袁之意益堅，袁恨鄭，遣人殺之於赴日領公宴途中。

袁除暗殺各要人外，更用金錢收買，凡北洋各督軍，均有密探，偵其行動，或賄其師旅團長，密告各督行徑，馮國璋開府南京，適有斷絃之痛

，袁爲之作伐，與蘇籍周女士結婚，周與袁暱，受袁密命，偵馮密謀，詎周于歸於馮，并不忠於袁，反將袁密謀告諸馮，弄巧反拙，識者嗤之。

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物理如是，政理亦如是，袁世凱使貪使詐，偶收小効，明達之士，早知其不可爲訓。但既種惡因于前，勢必得惡果於後，此稍有常識者所能預言。猶憶湯化龍致袁電有云，『年來凡百設施，無一與世界潮流相應，按諸理性，公決無以自存，公若有以自存，則歷史公例，政治原則，均不可信』云云。袁覽此電，以爲係受反袁黨之運動，故對湯弟薌銘，彌致寵幸，以親筆簽名之像片贈湯，并命其大公子克定，寄書致意，欲結金蘭之契，詎知此種虛僞羈縻，等於臨時抱脚，決無效果。湖南獨立，即在袁氏父子，曲意結歡之時，可見誠信二字，終是至寶，故孔子謂：不誠則無物，民無信不立。袁氏見不及此，用盡心機，泥沙黃金

，以爲天下英雄，盡入吾彀中。詎知一朝失足，便成獨夫，正符當日士流所謂「結五千年舊英雄之局，」事後追思，何勝感喟，不惟禍及袁氏一身，且使其所培植之北洋武人，全體中毒，馮段王固不免誤於學袁，吳孫張又何嘗不誤於學袁。

二 徐實誤段

馮氏逼袁取消洪憲帝號，以報暗殺之仇，與袁氏逼清室退位，以報載灃（卽攝政王）罷斥之仇，均假擁護共和之名，洩私人隱祕之憾，旗色固極鮮明，動機究不純潔。段較馮器局有異，復以反袁得名，自非有意師袁，然過信徐樹錚以自累，則無間仇友皆議其非。徐氏才望地位，本遠遜於袁，而學袁惟恐不肖，如製造督軍團，解散國會，自祖安福系，壟斷選舉，逼反吳佩孚，引起內戰，皆使段蒙惡名，已樹權威，衆怒難犯，抵死不

悟。

但徐氏誤段，國人早有定評，誰誤徐氏？則世說至今未審。余係批評史料上之徐樹錚，非關友誼上之徐樹錚，自不應假爲親者諱之義曲爲解脫，正應本春秋責賢之義，爲史家存信讞。徐氏雖名滿天下，但真正認識者，尙未之見，譽者固多溢美，毀者亦多私臆。徐氏當日占北洋政史重要之一頁，若於其個性環境，觀察未能瑩澈則泛泛攸攸之口，有何真價。須知徐氏在當日，已經思想落伍。某要人謂『五十年前是完人』洵屬篤論，蓋徐雖號稱經綸滿腹，究未脫正續經世文編之範圍，年甫弱冠，以窮秀才助父經商失敗，落魄濟南，上書魯撫袁世凱。侈言兵事，虎虎有生氣，袁覽卷異之，命段傳見，覘其底蘊。段時任山東督練公所總辦，徐入見侃侃而談，段認爲青年有爲之士，委充書記官，久之徐不耐簿書鞅掌，以出洋留

學請，段派赴日本，留學士官學校，辛亥畢業回國，段以第一鎮統制督師湖北孝感，派徐充行營參謀，運籌帷幄，促成段氏領銜之北洋軍人共和請願，開段氏十年功名之基，徐亦隆隆大用。論其軍事學程度，約與一般士官生無異，至其詩文詞翰，足以應付官私書牘，並無獨到之處，觀其治散體文，師姚允概，（字叔節，桐城古文家）治駢體文，師林紓，（字畏廬福州名孝廉）可以窺見其文學造詣，尚在博而未精之境界，綜其文行，完全一舊式策士。假令深知學以致用爲貴，於法律政治經濟，社會科學等等應世上必需之常識加以補充，弗以軍人自囿，更從德性，淬勵修養，得段信任，如彼其專，未嘗不可大有造於國家。乃甫躋津要，便睥睨一世，覺政海中無與抗顏者，故不亟亟於進德求友，惟日弄丹鉛，批點正續經解，古文詞類纂，傲岸偏急，性與人殊，貌似學左湘陰，而精神全異，故難免

畫虎不成之病。乃諛徐者，謂政務百冗，手不釋卷，可見精力過人，此種鄉愿派之議論，不知誤天下多少人才，淆世間許多清議，余平生最爲厭惡。平心而論，如徐係一在野學者，其勤劬自可贊許，彼既赫然列中樞，贊襄密笏，乃不研求郡國利病，不焦思國事艱難，不善辨敵友分際，輔弼揆座，導之正軌，乃斤斤作態，效酸儒所爲，沽無謂之名，長虛矯之氣，自恃得段信任，又復發縱指使，以己意代段意，驅遣萃藩，致所謂『北洋袍澤』，側目而視。迨衡陽謀叛，舉國囂然，仍無根本弭變之策，誤認爲係吳佩孚一人挾忿修怨，不惜輕蹤南下，往見吳於衡陽，滿擬私賂軍費數十萬，寵以孚威將軍頭銜，便可吹散彌天雲霧。不意徐甫返京，而吳氏情孫伯蘭捉刀之討徐電稿，便露布於全國，從此海內汹汹，皆集矢于徐，而直皖戰爭以起，段之英名，被毀其半矣。民九以前，段之意志，表見於實

際政情者，徐氏可以代表其泰半，知徐氏成敗史，則段之專紀，幾可從略。至馮氏國璋，內多欲而貌寬厚。王氏士珍，身孱弱而悲乏嗣，其名位事業，等於蜉蝣歲月，轉瞬即盡，影響於政治者甚微，論功論罪，都是贅文。

三 曹錕不滿段祺瑞之始末

繼北洋馮段之後，則吳佩孚，孫傳芳，張作霖三人，在民五及民十四間，應負政治責任。顧其歷史個性，又各有特殊之點，吳依曹錕而起，曹任曹州鎮守使，嚴酷嗜殺，有曹老虎之名，在袁氏部將中，向居鶩下地位。民元京保兵變，供袁氏政略之犧牲，其祕史近人已不復省記。民元孟春，袁被選於南京臨時參議院，繼孫大總統之任，袁以種種理由，不敢且不願赴南京就職，且爲北洋軍人所反對，苦無詞以塞參議院促袁南下之口，

聞汪精衛北上，卽兼迎袁使命，袁窘急無奈，嗾曹峻部譁變，以資藉口。京保變作，袁恐一發難收，無詞以對市民，午夜召曹入府，面加苛責，以足踢之，惡口謾罵，幾非人所堪，故意使之宣揚於外，以平京保被難民衆之憤。（變兵焚掠甚慘）袁氏南下之議遂罷，蓋純然『苦肉計』也。

曹氏甘心効此愚忠，其富於奴性可知，以如此懵懂顛頂之武人，其不勝大任可知，雖暗中受暱比於袁，袁用人向有分寸，始終不畀以重寄。癸丑以後，以援川司令名義，久駐岳州，含有監視湘督湯鄉銘之意，屢欲得專閫之職，袁靳而不予，其時段任陸軍部長，疑段中梗，怨望時露於詞色，伏後來嗾吳反段之機，世人知此祕幕者，殆無幾人。

迨袁歿黎繼，段任總理，徐樹錚欲於京畿厚積勢力，以曹錕任直隸督軍時，鄂籍某要人往賀，曹曰，何足賀，誰有錢，誰做官，此語意味，無

待明言。曹對段情感，并不因升官而改善。民國二年吳佩孚任駐岳司令部副官長，民五入川，始升旅長，在曹部官佐中，有武聖人之目，劉林事起，吳升師長，與譚延闓軍戰于長岳，得勝狂喜，覬取湘督不得，怨段尤甚於曹，藉口反徐及安福以報之。靳雲鶚討岳維峻覬覦豫督，吳佩孚強授寇英杰，彼時靳之怨吳，恰如昔日吳之怨段。後靳不爲吳用，密與民黨通，又恰如吳不爲段用。譚延闓賄買吳靳二人，始終走同一條路線，恩怨循環，互相報復。自民八起，至十三年止，吳氏煊赫一時，博得世間不譽之譽，若赤裸裸的揭其內幕，則因湖南督軍問題而興，以河南督軍問題而敗。相隔數年，完全是私人權利鬥爭。當日吳氏所標討徐討奉，所謂反對新選舉，所謂『國民大會，旗幟屢易，內心祇是一個私字，與袁世凱所謂『創建共和，削平亂黨』，所謂『捨身救國，天鑒其誠』（五九以後令各省勿

忘國恥電），恰是用假公報私的同一筆法。

四 孫傳芳以投機成名

至若孫傳芳依王占元以躋封疆，與吳氏附曹自顯，行徑酷似。民九通電恢復法統以後，便成時代寵兒，始則聯吳討奉，繼則聯奉討馮，終則聯吳張以抗革命軍，掩有東南，竊號自娛，窮蹙北上，促成奉張之大元帥，卒致龍潭（孫攻南京一役大敗於此）一敗，將本身命運完全結束。

緣孫氏根器淺薄，圓滑通脫，是其所長，綜計其活動過程，先媚段而後助吳反段，得閩督後，又疏吳親段，段卸政後，又親吳反張，迨驅楊反奉，據有皖蘇三省自稱聯帥，又離吳大帥而自立。聯粵不成，又助吳抗革命軍。武漢危急，吳請孫出兵修水銅鼓，竟觀望不進。武昌被圍，吳密令劉玉春，死守待援，為陳調元王普所扼，致失事機，蓋陳王與革命軍早有

默契，孫尙未知。孫意在乘吳軍與民軍兩疲之後而俱踏之，造成有利之境，自爲北洋軍之領袖，不意吳敗於劉佐龍，彼敗於周鳳岐，九江一失，取巧不遂，全局皆非。乃踉蹌北上，悔罪投張，促成民軍奉軍相持之局，仍無補於孫氏之頹勢。孫氏半生功名，成敗皆原於投機。論其人格，又在吳斬之下，更不足擬於馮段矣，

五 奉張乃北洋旁枝

奉張本非北洋嫡系，洪憲失敗，逐奉督段芝貴而代之，其時段祺瑞任國務總理，因得真除。張感段德，種後來擁段之因，至奉軍入關，起於徐樹錚乞援，啓奉軍操縱中央政權之機。迨北伐軍攻下濟南，奉張知大勢已去。於佳日通電息爭，正計議自北京退師返奉，日人以實踐二十一條要盟，爲張所拒，致有皇姑屯之變。張氏政治地位，固係依附北洋而成，但聯

粵討賄，與革命軍有相當好感，學良易幟，啓抗日之序幕，十八年春建孫公紀念碑于奉天，并恭述三角同盟歷史，以彰其先德。

張氏當日有遷善之一念，便足爲掩蓋之資。吳孫始終不悟，與革命潮流抵忤，一敗塗地，致同物化，張氏九泉有知，當亦竊笑其愚。世人論奉軍對南失敗，受累於魯督張宗昌，以爲張部朱泮藻許錕輩，如不傾嚮革命，軍心不致動搖，徐州城下，黨家莊防禦工作，曾經日人參預，至少可相持抵抗。詎知此乃昧於革命大義者之臆度，當日黨軍北伐，勢如破竹，實得羣衆助力，張宗昌荒淫亂政，魯人望切來蘇，又公然求援暴日，更拂輿情，黨軍一往直前，勝利豈僅武力，實張氏自速其亡，以腐敗脆弱之張軍，當應天順人之義師，蜉蝣撼樹，詎有勝理。况朱泮藻，曩年參加盧永祥討賄，駐閩經年，革命領袖，多所結識，同情革命，匪伊朝夕，後經蔣兩

岩李愚菴紹介，由蔣總司令委以新編第二軍軍長，并密函獎勵，不意事機不密謀洩去職，所部某旅長，以通敵論罪。若非有此挫折，恐武漢劉佐龍之義舉，重見於濟南，張氏早已如吳佩孚之棄甲而走，何致演『五三慘案』。一人成敗，關係大局，爲魯人言，亦屬不幸。至十九年朱因事與本省黨人齟齬，反受挫辱，晉軍退去，韓復榘調魯，電請中央昭雪，事乃大白。

第十一章 北洋派二流軍人

北洋派創始於袁世凱，形成於馮段王，毀裂於吳孫張，經十年之內亂，已類魚爛瓦解之勢，爲天所棄，及國民革命軍起，乃畢其運命，其因果關係，前已備述，灼然易見。至吳孫張以外之二流軍人，本可等諸自鄒無譏；惟當日南北各省，全在北洋支配之下，上焉者翫法弄政，陰惡隱慝，

尙非民衆所周知，下焉者營私舞弊，儼如惡盜攫金鬧市，魔鬼現形白晝，其穢行醜史，早遺社會上以惡劣印象，坊間雜錄小史，酷似說部之描寫昏君桀紂，奸臣操莽，幾於婦孺皆知，文學家所謂『譴責小說』，不足過也。但刻意形容，反失真相，年遠代湮，或將目爲『齊東野語』，正如太史公所謂言不雅馴，縉紳先生所難言，寧非使僉壬苟全于生前，又逃筆伐於身後耶？

春夏褒貶無靈，亂賊含笑地下，我生不辰，躬罹百憂，倘諉諸既往不咎，則縱惡之罪，云胡可辭，茲舉其玩劣無狀，殘民最烈者於下；至碌碌無所短長之徒，姑從略焉。

一 王占元：王氏山東人，幼爲皮匠，入伍爲正目，小站練兵時，受粗淺士兵教育，後投効姜柱題部下，由『毅軍』營團長，洊升師長。段

芝貴督鄂，王駐防武昌，附和帝制，漸露頭角。討袁軍起，鄂省舊民黨蔡濟民邱鴻鈞等，謀驅王獨立，民五六月九日舉火於漢口怡園爲號，由華景街至洋火廠，秩序大亂，旋被王軍撲滅。民八荆襄獨立，蔡濟民，石星川，藍天蔚，唐克明等揭討王旗幟，聲勢頗鉅。王密結川軍夾攻，藍被誘入川，竟以身殉，蔡遇害於鄂西，事遂中敗。王自詡平定荆襄有功，結湖北反革命份子，運動自兼省長，黎元洪於大總統任內，羅致楚才殊多，王黨爭趨附之。民元首倡『軍民分治』之黎元洪，受彼等運動又主軍民合治，竟頒王占元兼任湖北省長之命，從此綜攬軍民全權，苛政繁興。穢惡山積，除吞蝕軍餉，及北洋督軍唯一財源之『截曠』，盡入私囊不計外，如法外剝削，非法侵占，以及偽造湖北官錢局錢票數千萬，皆爲社會共見共聞之事實。

聞諸熟悉北洋掌故者言，中國各省督軍，以蘇督爲肥缺，卽因截曠最多。照章各軍曠額兵餉，應全數繳陸軍部，至截存之款，則各機關皆有，例應存儲以備臨時費用。各督軍違例入私，成爲公開祕密，故時人爲之語曰：『如果無截曠，督軍無人望』（言督軍不藉截曠發財，雖位高亦不值一顧也。）王占元饕餮性成，吸民脂膏，唯恐不盡，致招民之怨憤。民九王爲輿論所迫，保荐其參謀長何佩鎔任省長，大權仍操自王。故鄂人於黎之任王兼省長，貽害桑梓，始終視爲白璧之玷，雖兩次驅王未成，鄂人與偕亡之意，仍不稍變。十年之秋，孫大元帥視師桂林時，鄂人提出『鄂人治鄂』之口號，卽世所謂『蔣孔驅王』是也，蔣作賓，孔庚，皆同盟會會員，廣東護法時代，蔣被任爲大本營參謀長，孔被任爲北伐軍鄂軍第一師長，夏斗寅團部屬之，二君爲鄂民所屬望，乃合謀驅王，分任軍事宣傳等

職，事前與黎大總統有默契，蓋黎悔用王，欲藉以自贖也。

鄂省旅京同鄉官紳，公推李猿公主辦『成報』，盡力揭舉王占元禍鄂罪狀，與蔣孔樸鼓相應。事前蔣孔運用戰略欲利用吳佩孚忌王之私心，助鄂驅王，曾託人赴洛陽將意。吳得王告急電，遣鄂籍師長蕭耀南赴援，蕭受吳密命，觀望不前，乘蔣孔挈趙恆惕軍北上之威勢，取王而自代之，吳蕭坐收漁人之利，伏後來鄂人反吳之機。王占元輦現金億萬北歸，幾壓斷黃河鐵橋，至今京漢路局員，猶傳爲笑柄。王憤爲吳蕭所賣，臨行電報，自稱『作世界之幸民』。鄂人被王占元之蹂躪數年，竭三次革命之力，僅得鄂人治鄂之虛名，受拒虎進狼之實禍。迨蕭被吳黨鳩殺，又由吳擅任陳嘉謨繼之，直至北伐軍光復武漢，始達革命目的。

二 倪嗣冲；倪氏安徽阜陽人，以州縣起家，官奉天時，素有武健

嚴酷之名，督皖時期，較鄂王尤久，市怨皖民，尤甚於王。癸丑革命，以戰勝民黨，爲袁所契，視爲長江中部之柱石，兼綜民政，恣意殺戮，聲威煊赫，力足以制中樞，名足以冠羣藩，凡各督論列朝政，倪恆執牛耳。

張勳復辟，徐樹錚煽亂，馮國璋反段，督軍團干政，倪皆爲左右操縱之樞紐。民五以後，北洋督軍，其言論行動與政治有重大關係者，倪應居首位，政治罪惡，不在吳孫之下。祇以民九以後，身遭奇疾，賴其子道杰，其姪道煊，代主皖政。其結怨皖人，受累於子姪者居多。晚歲退職，得縮骨病，奄奄一息，輾轉哀號，求死不得，互延三年而終，社會疾惡如仇，附會神話，指爲冥譴。一人失德，百世莫改，倪氏前車，可爲殷鑒矣。

三 李純·李氏天津人，癸丑之役，平贛有功，擢升督軍，旋授英威將軍，齊燮元任參謀長，方本仁贛西鎮守使，皆李之幹部人才。後齊升

蘇督，方升贛督，皆李之培植而成也，李在贛工於聚斂，寔致巨豐，以向稱直派，故繼馮國璋督蘇之任。民七，馮代大總統，入京時，與段密約，長江三督，不得更易，（詳見前）李氏隱然爲長江盟主，直皖戰爭，李爲反段派張目，徐世昌與段齟齬，密結李氏，與吳佩孚相呼應，衡陽班師北上，李氏爲發縱指使之一人，徐賄李百萬，而吳徐之戰以起，此役政治背景，極爲複雜。上海和平會議，實爲政爭發酵劑，緣上海和會，係廣東護法政府，與北洋政府試行妥協而起，南方首席代表唐紹儀，北方首席代表朱啓鈴，會議條件，屢譏屢挫，其爭議焦點，表面爲國會問題，內容實際爲大總統問題。徐世昌爲新國會所產生，世稱爲非法總統，朱啓鈴睚眦近徐氏，在和會中盡力保全徐氏地位，與護法立場，絕不相容，蓋護法所重視者法律系統，而製造新國會，因以產生大總統，在護法方面，萬不能任其居

元首地位也。段派與廣東早有結合，擬犧牲徐世昌，以謀和局之完成，故王揖唐繼朱啓鈐南下，與孫公協商（詳見中山叢書解決中國問題之方法的演詞後段），漸臻融洽。徐世昌知南方與段派有政治協商，決不利於己，分途運動，反對王任代表，阻止和會進行。詎唐紹儀承粵府意旨，不受徐氏阻撓，允卽廣續和會。徐世昌急迫無奈，乃決計挑起軍事行動，根本予和會以打擊，授意李純，通緝王揖唐，并擬以李繼王，促成和會。詎吳戰勝徐樹錚，根本反對南北和會，誠如孫大元帥所云，吳氏口頭上以民黨自居，心理上想做袁世凱第二，（見中山叢書四一六）祇因屢唱『國民代表大會』之高調，致民衆爲吳氏奸心所惑，對南北政府，均表示不信任，『上海和會』便成歷史的名詞，從此政治中心，竟無形中移於吳佩孚。李純本擬操縱和會，以達自己政治野心，（卽副總統）至是竟成幻想，雖甘被

主戰之名，徒增高吳佩孚地位，內心上自不免痛苦。緣李純固以謹厚著名，問舍求田，最工心計，厚封殖而長子孫，是其唯一的人生觀，其對和會策略，係受政客慫恿，一旦失敗，其悔可知，直皖戰罷，不久李之死耗忽傳自江蘇督署，自立遺囑，處分後事，遣散妾媵，捐產興學，世人因其措置井然，不類神經錯亂，憂憤自殺者之所爲。但以賴南通張季直一言，齊竟繼李督蘇。

四 張宗昌：張氏山東掖縣人，幼年以博負避債，逃赴奉天，流爲馬賊。清末，俄匪嘯聚邊邑，張與之通，略習俄語，漸爲匪所重，後爲張作霖所收用，充某區鎮守使。十三年討賄之役，張偕吳光新由冷口進攻入關，戰略上頗收相當功效，頗冀特別酬庸，自由招募匪兵，進駐徐州。旋擢升山東督軍，貪色好貨，舉動乖謬，魯人切切齒恨，不敢實際反抗。李

紀才隸國民二軍，覬覦魯督，攻至離濟南附近之八里窪，爲靳雲鶚軍所牽制，忽引兵退去，致魯人反張迎李者，多被仇殺，高等檢察長張志，以通敵罪名被殺，社會日報記者林白水，以揭其淫暴事實，遇害於北京。據魯三年，罪惡山積。視前述倪嗣冲王占元貽禍皖鄂，且十倍之，其駭人聽聞，今古無匹者，則對人宣稱『山東全省都是我的，用不着報銷，更無容準備交代。』每年征田賦至五次十次不等，無所謂上忙下忙。娼優列入仕版，妾媵可成排連，兵額軍餉，不計數目，親者借餉踰於定章，疏者饑餓淪爲乞丐。山東省銀行紙幣，財政廳軍用券，雖當局亦不能舉其確數，日人低價收買，勒令兌現，或誘令存儲日本銀行，設計倒騙之款，均以千萬爲單位，其總額則主計者亦無從查考。至其逼良爲娼，擄人勒贖，明爲綁匪之事，幾於司空見慣，平民被橫征暴斂，鬻妻質子，棄家廢產，逃往關外

者，據報載將近百萬。如此貪暴，何殊闖獻！

覬國者謂疆吏中有張宗昌，實爲北洋必敗之兆。滿清用載洵載濤，分典海陸軍政，不期年而清亡，張宗昌督魯三年，而北洋軍人全遭覆滅。可見國家興亡，用人實爲極大關鍵。袁世凱雖以不學無術見譏，但從歷史經驗上，尙認識封疆大吏責任之重，昏濫如曹錕，王占元輩，在袁當國時，曾經左右保荐，皆峻拒不用。聞段之命張督魯，事前曾持異議，後爲張作霖所迫，由張宗昌驅前督鄭思琦離魯後，始頒形式的命令，蓋張宗昌之不足臨民主政，五尺童子能知之，並無需知人之哲也。張氏雖赫然在位，世人終以滑稽意味視之，有以『黽勉從公』諷張者，解曰，『黽形象龜，勉形象兔』卽指宗昌任用龜奴，睚比玩童而言，北洋派藏垢納污，竟至如此，不亡何待？

除右舉王倪李張外，如贛督陳光遠，蔡成勳，皖督張文生，馬聯甲，閩督李厚基，豫督趙倜，陝督陳樹藩閻相文等，皆附庸於馮段吳張孫各巨頭，其言論行事，僅足影響於局部，始終未居政治中心地，位茲不贅錄。

第十二章 北洋文治派之概觀

一 徐世昌領袖之官僚

北洋軍人之成敗興亡，前已述其史略。但北洋文治派，在武人卵翼之下，亦形成一個體系。語其淵源，則肇始於北洋幕府。光宣之交，中國政治形質，正在起重大變化，所謂『新政』，所謂『憲政』，已非純八股出身之官僚所能應付，故重用留學生，漸成爲風氣。開其先者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，第一批留學生考試及第之翰林金邦平，卽爲袁幕賓。張南皮

於袁雖有微詞，但羅致幕府人才，亦不甘居袁後，鄂人程明超使以留學生進士出身而入幕，惟南皮雖喜接納士流，而爲儒家『不黨』之說所蔽，保荐人才，極取嚴格主義，故懷有政治抱負者，多舍張而就袁。湘人楊度，初爲張南皮所眷，以好談變法與張意牴牾，旋張捐館，楊入袁幕，乃得『曠代逸才』之寵號，卒爲籌安會發起人。但楊在袁幕，究爲後起，真能爲袁幕領袖者，徐世昌也。徐天津人，進士出身，在北京有『黑翰林』之目，學問丰姿俊偉，性質溫和，恂恂如儒者，最合達官風格，小站練兵時，袁幕中人，多稱爲徐師爺，職務爲文案總辦，（卽今之祕書長）。田文烈係刑幕出身，卽爲幫辦文案之一，後袁躋顯位，幕客亦攀附而起，徐氏荐升國務卿，田亦升河南省長。其他不甚著名之幕僚如馮學書輩，至少亦廳長道尹，此北洋嫡系之文治派。蘇人張一麐係袁舊幕，後袁任總統，張

任機要局局長。因反對帝制，擢升教育總長，意示疏遠，張恆語人云，我本接近北洋，却不自居北洋派，蓋確有風骨之人物也。至湘鄉曾廣鈞，係文正嫡孫，清末曾入袁幕，旋以論政不合謝去。洪憲事起，曾任國史館修纂，代館員擬勸進表，表文有『霸府舊僚，起兵主簿』之語，袁覽表激賞，擬聘爲內史官，以稱帝事敗而罷。文人急於自見，致損令名，良可惜也。袁氏出身官僚，故用人標準，以『有能力之官僚』爲上選，徐世昌貌似謹愿，內多機變，適合袁氏用人眼光，故爲北洋官僚之魁。

癸丑以後，袁氏厲行軍民分治，起用前清北洋舊吏，爲各省巡按使，（後改稱省長）如京兆尹王達，直隸王瑚，湖北呂調元，湖南沈金鑑，山東沈銘昌，江蘇韓國鈞，河南田文烈，或起自州縣，或起自刑幕。自袁歿後，其所拔識之文治派，亦頓失依傍，漸漸屏除，各省『武』字（卽靖武

彰武之類）號的將軍，一律改稱督軍，蓋卽都督將軍之合稱。袁段段繼，威望大減，故已經袁氏灌入之『軍人不得干政』的思想，完全打破，各督皆認以兼省長爲應享權利，湖北王占元首開其端，各省相率效尤，軍民兩政，操曰武人，吏遂有江河日下之感。有時爲本省輿論所拒，則保薦其僚佐中之文人出身，兼任省長，經此分治，合治，與名分實合三個階段，社會上遂認爲武官萬能，文官卑賤，致國中文治派，無展布餘地，有志者從事文字革命，鼓吹『廢督』，稱後打倒北洋軍閥之因。可見北洋軍人，實以干政擅權自速其亡，蓋民政與民衆利害，息息相關，假令北洋軍人，一意治軍，而不包攬民政，或不致怨毒普及於民間，此亦論世者之公言也。

二 依附北洋之各政團

各省督軍兼省長，已成藩鎮割據之局面，故各政團領袖，認爲係中央權力薄弱所致，羣以造成『中央集權』之政府，爲活動目標。不意北洋軍人，根本不解政治，祇恃其所謂『北洋袍澤』，凡政客以依附軍閥巨頭，謀政治活動者，結果無不失敗。各政團領袖本身對社會之信用，亦因其爲軍人號召，反失民衆同情，故北洋軍人專政下之政客，可謂全體總失敗，茲將其失敗經過，概述於下。

甲 進步黨與袁世凱：民元清政解組，綱紀未立，全國人士，如朽索失馭，馬逸莫止，各謀小組活動，憧憬於資本主義國家之『政黨政治』，仿効惟恐不似。首先出名者，共和建設討論會，繼則有民社，共和黨，統一黨，民主黨，上述各社各黨，皆以接近政府著稱。惟國民黨（中國國民黨）立於民衆方面，世人簡稱爲『民黨』，黨中份子，革命青年居多，

勢力遍於南北，且致力於社會方面，袁世凱奸雄眼光，當然認爲不利，乃以巨資分途收買黨員，將比較有力之民主，統一，共和三黨，併爲進步黨，與國民黨對抗。在國會中兩黨議員言動，旗幟分明，鬥爭殊烈，其爭議集中之問題，如張方案，（卽張維，方正武被黎袁誘殺）宋案，（卽宋教仁暗殺案）內閣同意案，善後大借款案，外蒙獨立案，皆國民黨反抗袁，而進步黨擁袁，相激相盪，乃有癸丑討袁之役。後袁氏收買政策收効，民黨討袁受挫，袁氏佯示對進步黨酬庸，特擢熱河都統熊希齡爲國務總理，實則袁有解散國會之陰謀，假熊爲劊子手，以毀其信用也。迨國會解散，袁變『內閣制』爲『總統制』，以徐世昌爲國務卿，任衆院議長湯化龍爲教育總長，熊希齡爲參政院參政，民黨固被摧殘，號稱『御用』之進步黨，亦無形瓦解。湯熊爲袁所用，謗言滿天下，識者至今猶爲痛惜，此政客

依附北洋失敗之實例一也。

乙 研究系與段祺瑞：國民黨抗袁失敗，如專就國會方面而言，固屬同一不幸。但國民黨被迫南下，另組中華革命黨，尙有後來之新生命。而進步黨則首領人望失墜，一蹶不振，至洪憲一幕告終，袁歿黎繼，國會恢復，國進兩黨，雖有合作制憲之約，復爲湯徐所摧毀。（詳見前論湯徐負責論內）名列國民黨籍之張耀曾谷鍾秀等另立小組，名『政學討論會』，（世人習稱政學系）名列進步籍黨之湯化龍，林長民等，另組『憲法研究會』（世人習稱研究系）張谷在國會中取擁黎態度，湯林等始則態度曖昧，繼則忌民黨國會中勢力不可侮，憤而投附北洋，欲以武人之力，制服民黨，令其屈從彼系。詎知北洋軍人，祇利用政黨於一時，迨政權既得，遂擺脫政客，獨行其軍權無上之策，湯梁不悟，爲段標榜『賢人政治』，卒

爲徐樹錚策略所敗。後來新國會成立，另組安福系以抗研究系，致其選舉政策，兩次受挫，（詳見後）民八以後，安福研究兩系，明爭暗鬥，至十三年討賄而未已。故自湯梁退出段閣起，以迄段二次執政止，研究系始終未得接近政權。十四年『執政府』時代，林長民覬一司法總長，卒爲章士釗所獲。後林承段意，主特憲法起草，仍無結果，憤而投郭松齡，死於亂軍之間。研究系在國中向有陰謀派之名，始終嫉視革命，雖有『賢人』之虛聲，而軍閥則視同名士畫餅，附段反段，前後矛盾，反予世人以疑譏之隙，此政客依附北洋失敗之實例一也。

丙 安福系與徐樹錚：欲知安福之起因，須追溯民七二次解散國會後之北京政局，事屬過去，已成爲北洋當國時代之重要『史料』；顧說部所紀，非對徐貢諛，卽對徐謾罵，不及三十年之近代政聞，尙滋聚訟，殊

爲可異。茲附帶述其祕史，以資談助。當日討伐張勳，湯梁爲段氏軍幕聘任參贊，事後酬庸，湯長內務，梁長財政。在湯梁在位時，已決定後來新國會選舉之戰略，第一步謀集臨時參議院，修改組織選舉兩法，爲謀改組之順利進行，必以進步黨之研究系要人梁善濟爲議長。第二步，第二屆國會選舉，務須使舊進步黨員，或接近人物，多數當選，至少須達議員名額三分二之選數，舉戰略如下：（一）在北京以旅京各省同鄉會名義，爲選舉總指揮機關，另以各種學會輔之。（二）分遣幹員回省，爲指定之選舉候補人競爭選舉，其費用由黨費酌助。正進行中，徐樹錚飛躍于段之幕後，密電各省北洋督軍，勿指派研究系爲參議員。因此着未得手，故研究系擬定之議長，爲王揖唐所獲。第一步選舉，遂致慘敗。至國會選舉，則由徐王在北京組選舉策動機關，始則權借西單牌樓安福胡同梁宅（卽閩人梁

建章住宅）爲臨時通訊處，繼因研究系在各省競選，頗有聲勢，徐樹錚乃密商北洋諸督，擴大組織，指定各省選舉幹事，由幹事各負本省選舉責任。久之，各省函電，紛紛詢問梁宅，因梁向有『財神』之名，多財善賈，選舉人將有大慾也。徐王知此種誤會，大不利於選舉，某日夜半，集同志十餘人商改通訊地點，如不易地，函電往來務須不用『梁宅』二字，另立某俱樂部名義，爲將來組黨預備，有主俱樂部上冠共和二字者，有主用民憲或民主者，衆議紛紜，移時未決，適『新民國報』記者鄂人鄭某至，笑謂徐樹錚曰，如此小事，何必咬文嚼字，既是俱樂部，不是『黨名』，何必用含有政治意義的字樣，此宅（即梁宅）在安福胡同，就用『安福』二字，豈不便當乎？在座諸人，全體一笑而決，次日即以紙書，『安福俱樂部』五字貼于門首，並電知各省幹事，以後函電，逕寄『北京西單牌樓安

福胡同『安福俱樂部』，從此安福之名遍傳各省。以後國人指稱段祺瑞，及一切是是非非，皆習稱安福，或安福派安福系等語。東文報紙附會其說，謂安福云者，即因段派幹部，係『安徽福建』人居多，實則當日事實，係以胡同之名，便於通信記憶，並無其他意義。至徐王亟亟組織俱樂部，係與交通系合作（不久分裂），完全爲對抗進步黨研究系競選之計，初不料後來聯續用此名義，爲段派政治活動之基地也。

自選舉揭曉以後，北方各省之研究系，尙有一二當選者，東南各省，幾全體落選，故研究系安福系之機關報，互相詬罵，各逞詞鋒，不留餘地。但當日國中新聞界較有力者，多屬研究系，就『言論戰』而言，安福系誠非其敵，且安福系之後盾，全係武人，根本不信輿論有何勢力。徐樹錚被命籌邊，日從事於軍備，及籌設邊業銀行，安福俱樂部恆數月不望見徐

氏之顏色，間有以安福首領見推者，徐笑謝曰，『安福部是議員集合所，我屬陸軍部，不屬安福部』，其心理上輕視政團，可以概見。段派軍人，恆對人云，我等祇知有段派，不知有安福派，蓋自民九新國會解體，（并未明令解散）議員早散，政客固不能忘情於政團，軍人早已視政客如敵，外間空言所傳，與政客實際所受，根本上有世味鹹酸之殊異，被軍人利用之政客，自不願家醜外揚，爲俗所輕，但局外觀察，洞若觀火，當日徐樹錚遭際風雲，日欲驅遣羣藩，以達其政略，區區文人議士，供一時政治形式之點綴，何足當其一盼，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昔，一經道破，何值一噓，此政客依附北洋失敗之實例三也。

丁 政學會與直系：民五國會恢復，各政團組織均以議員爲中心，間有援引有力份子以壯門面者。黎元洪復職時，鄂人金永炎，亦加入政學

會，章士釗爲岑春煊舊幕，恆在『甲寅月刊』上撰著論文爲政學會張目。金係鄂籍軍人，接近曹吳，擁黎復職，附和直系。後來金永炎擁黎元洪，李根源助黎抗吳，以致演成逐黎奪印之政變，均是個人活動，并非團體活動。金李等利用機會隨緣說法，其活動方式，固係『多邊形』。但在北京擁黎抗吳，在廣東擁岑陸以聯靳（卽靳雲鵬所謂北徐南孫同時下野）均無完滿結果。蓋北洋武人，以直系爲最僥倖，曹吳等根本不知政治爲何物，孫伯蘭爲南北有名政客，後來接近直系，世人恆有明珠暗投之憾。至黎元洪，金永炎等爲吳所輕，顏面頗致難堪，對黎引用李根源一事，極表不滿，京洛信使往還，仍不能得吳大帥之溫霽，此政客依附北洋失敗之實例四也。

戊 交通系與奉張：交通系之形成，起於梁士貽之長交通部鐵路局

，其發展亦因交通界容納人才甚多，足資發展，最初幹部，多屬官僚，與政客少所聯絡。民八徐樹錚謀舉徐世昌以逐馮國璋，梁士貽頓起包攬選舉野心，加入安福俱樂部，被選爲參議院議長，後以徐樹錚意氣太勝，有兩雄不能並立之勢，梁與老徐比肩事袁，意氣相投；見老徐忌妒小徐，便密結議士，覬覦閣揆。詎小徐霸氣縱橫，不稍示退縮，故在直皖戰爭以前，『梁內閣』竟爲小徐所扼，不能實現。迨徐敗吳起，奉直平分政權，交通系僅以葉恭綽爲孤柱，周旋於直奉之間，頗感棘手，梁之政慾未達，葉亦爲直系智囊張志潭所擠，退出交部，攜資出關，執贄奉張之門，梁士貽代獻殷勤。奉張爲葉說所動，密保於老徐，特任爲國務總理，梁氏多年之內閣夢，圓滿告成，葉恭綽長交通，張弧長財政，名義爲交通系內閣，精神爲奉系內閣。詎洛陽吳佩孚接張志潭密報，謂梁內閣與奉張狼狽相依，將

不利於直系，不如乘其基礎未固而擊之。梁亦有對吳準備，就職以前，親往杭州謁盧永祥；葉恭綽與廣東亦有相當結合，梁之政略，與吳極端背馳，老徐居中操縱。運用『以奉張制洛吳』之策略，吳乃對梁內閣宣戰，迭次發布『驅鱷魚文式』之電文，限梁葉三日去，三日不去則將如何如何。

洛吳攻擊梁閣，即係對奉張示威，奉張遣人南下謁浙盧，聯盟討吳，浙盧在軍事上為蘇魯所梗，不能積極參戰，允精神上予以聲援，奉張氣壯，而『直奉戰爭』以起。奉張以軍隊腐敗，屢戰失利，退兵關外，梁閣短命。交通系依附袁段數年，未償主政之願，媚事奉張，已屬末路，詎揆席未暖，身名俱敗。蓋奉張非北洋正統，老徐究為北洋文治派之領袖，制吳固有深心，用梁本無誠意。武人不足與有為，官僚陰謀尤為可畏。此政客依附北洋失敗之實例五也。

已 國會議員與曹錕：直系決定驅黎擁曹，即着手籌備大選，收買

國會議員，衆院議長吳景濂等爲擁曹派，褚輔成等爲反曹派，當日國會各政團如政學系，研究系，交通系，安福系，均表示反曹，浙督盧永祥通電爲反曹派張目，直派幹部高凌蔚，劉夢庚王承斌等大事賄買，每名五千元，拒賄派議員應浙盧電招，紛紛南下。久之納賄派占多數，曹錕仍被選爲大總統，拒賄議員，徘徊浙滬，絕無所得，求仁得仁，自亦無憾。惟賄選議員，內疚神明，外慚清議：曹錕面允吳景濂之內閣總理，及某某之湖北省長，皆口惠而實不至。至孫洪伊本係廣東護法政府七總裁之一，在國會中向有『小孫派』之目，直隸議員某，與曹錕有鄉誼關係，南下謁孫，以不反對賄選爲條件，將來酬以國務總理。孫久居上海，與拒賄派多有淵源，露骨擁曹，殊多未便，王某要求孫氏通電，以反黎爲擁曹之暗示。孫納

其議，對黎氏任期問題，表示法律意見。蓋黎氏係以副座代表袁世凱之地位，中間袁氏稱帝，任期長短，本有廣義狹義兩種解釋，如將八十三日稱帝時期扣除，則任期長；如從袁死亡時起算，則任期短，在嚴格法律論上，本有聚訟之餘地也。孫氏地位，在當日確有言論權威，對黎不滿，卽不啻間接擁曹，孫氏雖未居賄選議員之職，却與賄選議員表示共鳴，在擁曹的立場上，實與以多大助力，詎大選揭曉，賄選議員，在北京幾不能立足。孫洪伊應召北上，高凌蔚承曹命約孫總理閣揆，吳佩孚公然反抗，謂伯蘭組閣，時機未熟。至選舉曹錕之議員，更視同破甑墮地，不值一顧。此政客依附北洋失敗之實例六也。

綜觀右舉六例，可見自民元以降之政團無不爲北洋武人所犧牲。假令當日各政團領袖，不急近利，始終接近民衆，對政府則等於甘地之對英，

堅持不合作主義，未嘗不可減少政府罪惡。在北洋武人，如果與各政團優秀份子，誠意提攜，實際從事政治改革，亦不致腐惡叢集，造成革命對象。十五年內亂因果，軍閥政客，均應分負其責，史實具在，寧可虛飾耶。所須加以說明者，北洋軍閥之特性，極不喜政客，但與官僚沆瀣一氣，相需極殷。袁段曹吳張所識拔者，大半北洋幕僚及清末候補府道，此等人物，固不足謀政治進步，但守法循例，是其所長。民元民五間，政府公報所載之命令通電，類多斐然可觀，其能支持政局，隱蔽實際腐朽者，此輩殆與有力焉。故北洋派之重用舊官僚，尙無顯著之罪惡，唯引用曹陸章，確是不祥之物，『五四運動』後，彼輩已成爲民衆公敵，幾於萬惡皆歸。但世人述其歷史淵源，不免以訛傳訛，并有以曹陸章與徐樹錚相提并論者。殊不知曹陸章汪在清末卽稱『金鋼派』，曹汝霖江蘇舉人，畢業日本中

央大學、歸國應留學生考試、擢取翰林，得乃岳曾紹卿（上海商會長）之資助，結納慶親王奕劻、外務部尙書那桐，一擢而爲外部侍郎，爲袁世凱所激賞。民元曹帥得司法部第一號律師證書，營業北京，被袁徵召，歷長交通財政各部。張勳復辟後，曹任段閣之交通部長，湯化龍林長民同任段閣閣員，曹氏恃才傲物，夙有睥睨一切之概，對湯林尙認爲後起。嗣後段與湯林聯帶下野，曹在王士珍內閣中，仍繼原職。曹在清末卽有『賣國賊』之目，安奉鐵路，曹當交涉之衝，那桐所得賄款，有驚人之數量，皆由曹氏居間過付。至陸宗輿爲徐世昌督奉時一手提拔之人。章宗祥在北京警察分廳，頗爲肅王善耆所寵眷，更不在北洋文治派嫡系之內。就曹陸章汪比較而論，曹氏賣國自肥，應爲罪魁。汪榮寶係張南皮幕客汪鳳瀛（字荃台）之子，以舉人留學日本，習文法兩科，宣統新法令，多出其手，旗籍

大員寶熙輩倚若股肱，因與曹陸同爲清廷顯宦，遂以『四大金剛』著名。

第十三章 結論

北洋派在政治上之責任，及文武兩派人物之統系，已撮要敘述於上，惟自創生以迄潰敗，亘延二十餘年，決非偶然事實，吾人固不信定命論，但物競天擇，惟適者存，北洋派之興，必有適於生存之環境，北洋派之敗，必有不適於生存之環境，茲總論其興敗因果，以爲知人論世之助。

一 甲午以後，中國國力脆弱，已暴露於世界，清廷乃定練兵自強之國是，預計練三十六鎮。（一鎮約當今之甲種一師）因辛亥革命，軍制遂生變化，但中華民國，并非成于滿清之禪讓，號爲『遜清』係官吏之諛詞，實際原因，係袁世凱利用各省新軍實力，與革命黨精神而成，自動機言

之，可謂英雄造時勢，自成功言之，又可謂時勢造英雄。共和之局，既成於北洋武人，雖種因確是黨人，然革命黨在事實上不能立時居政治中心地位，而袁段馮王諸巨頭，又係前清達官，亦新亦舊之人，與當日新舊過渡時代尊官卑民之羣衆心理適相脗合。故北洋爲世所重，民黨爲俗所輕，加之庚子拳匪事變，八國構兵，外患已瀕於亡國境地，忽然爲美國遠東政策所牽制，致國家病態，由急性變爲慢性，中國官民在列強均勢下，偷度三十年苟安生活。軍人祇知干預國政，并不知責在國防，故本由對外而興之北洋新軍，一變而爲對內攘權亂政之中心勢力，據此可見北洋派之形成及發展，乃國內國際兩重環境，推助縱容之力。并非北洋派真有建國主政之能力，更非有天與人歸之功德也。

二 丙辰之役，討袁軍勝，洪憲取消，正爲北洋派分裂之開始，亦

卽南北分立，新舊勢力對抗形成之初期。其顯明之事蹟，前已敘列，無俟贅言，惟政治社會兩方面，逐年起螺旋形之變化，已定北洋必敗之運命。不幸北洋武人，多無遠識，罔知救國自救，惟自恃儻來之優良環境，與腐惡社會相偎抱，日蹙其生命而不知耳。茲舉其變化之不利於北洋派者於下：

（甲）文化之進步：科舉既廢，學校漸興，國民思想，起劇烈變化，袁世凱當國時所應付者，前清舊官僚，及最少數留學生，袁歿以後，官僚勢衰，中外大學專門學生，年有增進，革命性的人物日多，卽北洋派潛勢力日減。（乙）軍事人才之擁擠：國民教育貴普及，人才教育貴適用，北洋武人，見不及此，祇知培植北洋人才，擴充己黨勢力，而未計消納人才之方法。加之直皖幹部，排斥異己，祇相信北洋派爲自家人，凡懷才自負者，幾無效用之地，北走胡而南走越，不期而歸於革命一途。例如胡宗鐸鄧

演達輩，皆出身北洋軍校並曾經供職於徐樹錚統率之邊防軍，以鬱鬱不得志於北洋，乃投効革命軍，是其明證。（丙）國際形勢之劇變：歐戰以後，列強均勢打破，對華侵略益急，故促進中國革命，當日北洋新軍創立，係受明治維新之影響，後來革命軍勃興，則蘇俄革命，實予以極大之推動，北洋軍人，埋首內爭，絕未顧及世界潮流，青年意志，漸次惡化，罷學罷工，風發泉湧，彼輩視同習見，絕未努力匡救，北伐軍起，北洋軍便如推枯拉朽。

三 丙辰以降，段馮繼起，由袁氏本身發生之政治作用，逐漸稀薄。蓋袁氏門第資格譽望均足以籠罩北洋全體，馮段王固是親傳衣鉢，即曹吳孫張以下之軍人，亦多係私淑弟子，故能以舊式倫理觀念，維持北洋綱紀。袁歿以後，馮段王都是比肩事主之昆季，曹馮孫張之對吳段王

，等於疏遠之宗族，賞罰稍有偏私怨望形於詬誶。『綱紀』二字，已不復爲軍人所重，此傾彼軋，爾詐我虞，遂釀成三個潰滅的方式：其一，是『倒戈』，例如吳對段倒戈，馮對曹倒戈，孫對吳倒戈，劉周對吳孫倒戈。郭對張倒戈（詳見前）凡位至師長者，卽希冀督軍，欲得督軍，必以倒戈爲捷徑，相忌相斫，而北洋命運，遂以告終。其二，是『暗殺』，當兩雄並立無法鋤去時，或奸謀敗露，爲部屬所脅時，便以暗殺爲滅口制敵之手段，袁世凱暗殺馮段未遂，激成反抗洪憲舉動，但暗殺趙宋鄭等（詳見前）則已收一時之效，故馮氏鳩殺陝督閻湘文，吳氏鳩殺鄂督蕭耀南，皆無意中師袁故智，自毀長城。至死不悟。其三，是『專政』，民國初年，袁世凱嚴戒所部，謹守軍人不得干政之訓，故尙能保存軍民分治之形式。民五以降，軍人政慾頓熾，總攬軍民大權，遂成通例。各省督軍，必兼師長，

省長，前者意在擁兵自衛，後者意在剝民斂財，有因兼師長而致部將失望者，如蕭耀南之於陳嘉謨是。（蕭陳交惡，即因陳奪蕭師長）有因兼省長而激怒中央者，如王占元之於黎元洪是，（王拒黎系夏壽康長鄂，因有驅王之變）。盧永祥督浙，始終得浙人好感，正因為不兼省長，並不干民政，民八以後，裁兵廢督之議，沸騰於南北，正以「兼省長」為發酵劑。打倒北洋軍閥，亦與此事有潛伏之牽連作用，蓋政客多垂涎省長，既使人人失望，故分途鼓動革命，惜北洋武人，引刀自殺，無可救藥耳。余操觚問世，垂三十年，目擊北洋人，冥行盲進，各以身殉，正如飛蛾撲燈，前後踵接，從無醒覺，一時之安富尊榮，無異電光石火，轉瞬即盡，如以出世眼光視之，滄海一粟，渺乎微矣，骸骨一堆，何足迷戀，萬物等是芻狗，天地何嘗不仁，孫總理有言，「北伐之目的，在曹吳覆滅之後，永無同樣

繼起之人。『今也國難嚴重，喪亡無日，默察國內國際環境，皆不容有第二北洋，當然無曹吳同樣繼起之人，歷史演進之程序，亦絕不至重返舊路，愚與世人絮談往事，本屬費詞，所不能已於言者，近代史料上之北洋，確可爲後起執政之殷鑑，愚以皮裏陽秋，形諸楮墨，居局外觀奕之地，存民間毀譽之真，雖見仁見智，彼此各一是非，而孰罪孰功，定論俟諸百世，董狐良史之美，匪敢自鳴，恩牛怨李之私，吾知幸矣。

（完）